

究已極，在濟南祇吃德國牛肉房的菜，在天津祇吃英租界起士林的菜。時常發洋脾氣，大家不敢惹他，他對於機車有經驗，處長都不敢惹他。

我們那時有楊處長的官派，有曾廠長的洋派，各人皆有本事，也各有派頭，互不相爭亦互不相讓，各人都尊重對方自由。在旁觀者看，洋派是曾太太服侍出來的，曾太太真是三從四德並有一身的西洋主婦的手藝，管家管錢針線烹調侍候無一不能，把個中國丈夫養成外國人習慣。這一次鐵道部派曾廠長接收機車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當年個人私事亦有可記者二。一、九月十日二女掬英（後號菊隱）在天津出生當時祖母在津，產科醫生為津浦醫務段杜醫生醫道甚好大小平安。家中原有小張媽帶擲英長女，大張媽帶傳方男孩，此時又由吳樹基老婆自南京鄉下來幫忙。所有孩子均由母親自己餵奶，並未雇奶娘。二、先父那年已六十七歲，由上海鹽業銀行退休，我就請他老人家帶着妾侍及二女廣潯、廣澧回仙女鎮養老，每月由我另寄家用，當時他有沒有退休金及養老費我皆未問，他亦未告我，這樣老家所買的房子有了用場，後來郭漱岑表兄自天津電報局卸職後亦移居仙女鎮我家。

九、服務浙贛路滇緬路回憶

一曲活劇平生僅見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民政府鐵道部部令說：津浦鐵路濟南機械廠廠長曾廣智調升為機務處副處長，其遺缺由天津機械廠廠長陳廣沅調補。我當時已在天津機廠服務六年，上下和睦，

工人聽話，工會亦不爲難，家眷雖偏居偏僻，四望無鄰，但日有路警，夜有巡更，從未發生過偷竊搶劫之事；先母與我們同居有含飴弄孫之樂；先父亦被奉養在家鄉住宅有蔡姨侍奉，亦不虞匱乏，比較我幼時在仙女鎮之生活進步多多。卽廠長住宅逐年修葺，圍牆內有花園四畦，春夏秋冬羣花盛開，紅黃競艷；簷前有葡萄架，夏秋結實纍纍，男女孩子在簷下跳躍，笑聲四溢。圍牆外種有瓜豆蔬菜，盤餐屢有兼味。我又在空地種桃五十株，初春桃柳爭春，美不勝收。陰曆年時室內置賞春盆景：有扶疎紅艷之垂絲海棠，有幽香馥郁之曲枝春梅，爲北方花匠傑作。我幾爲順境所醉，無心上進矣。

預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到濟南廠接事，事前津廠工友及同事紛紛作送行之舉動，皆二婉辭。臨行有一齣活劇爲平生僅見，實在窘得無法逃避。廠中工友縫製了三把萬名傘，以紅綠綢緞製成，上面有小飄帶幾千百個，每個寫工友名一個。送來時乃由監工工頭穿整齊潔淨之工服排隊并有吹鼓細樂送到家中，請先母上坐，由他們鞠躬致敬！此在舊小說中，卸任知縣離職時或自動或威脅由民間送萬名傘表示對於父母官之敬愛。我們這些技術人員除做工拿薪外，對於他們家庭生活毫未關心，何來此封建制度之復活。不收罷，他們已花了錢，花了功夫，拒絕了他們一番誠心誠意；收罷，我對自己無法解釋；折衷辦法，我當時收下，事後存學徒學校作爲校中一種紀念品。

我走了，誰來呢？機務處派葛炳琳先生爲天津機廠廠長，葛爲江蘇人，清華畢業後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系碩士。我走時，他還沒有來，我將廠事交顧毅成工程師由他移交。搬家時行李甚多，由鐵路派一輛州噸棚車裝，家眷一起，派一輛小包車送。想我六年前上任時，祇有一箱、一網籃、一鋪蓋、一

手箱，一位從人吳樹基而已。六年就澎漲了這許多，比油炸麵筋泡大了好幾倍。就以人口論，就添了一位老太太、兒子、大女兒、二女兒，大小張媽吳媽，共計八口之多，比原來漲了四倍，行李則十倍不止！

廠長官舍堅實美觀

到了濟南廠，又忙亂了一頓。那住房爲德國人所造，堅實美觀，比英國人所造之天津廠長住宅好多了，房屋內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有磁盆浴室，有地下室廚房，有飯廳客廳臥室客室涼台，真是享福來囉。我到時，曾廠長已去浦鎮機務處爲副處長，廠務由副廠長秦君移交，一切順利，一切照舊辦理。原有一切人員仍照舊，惟曾廠長之秘書秦皞唐君調浦鎮仍爲副處長秘書。不久，顧毅成工程師亦由津廠調來濟廠工作，一二禮拜後各事上了軌道。

濟南機廠在濟南府城西之「大槐樹」地方，周圍幾百畝土地皆密種洋槐；花開時清香四溢，一片青綠色中夾白色花朵，更是清心醒目。惟一進廠門之甬道，一二百碼之遙，并無樹木，我託人在青島買來日本楓樹二十株，分植兩邊，在大綠風景中添些紅色。那知道我種樹有心，賞花無分！我在天津種了樹，不及一年即調離津廠，我在濟南又種了樹，不及一年又調離濟廠。二十年後我在香港一個教會學校教書，教了三年忽然心血來潮，在院子裏種了幾株著花的樹。花色粉紅而不艷，花勢婆婆如雕刻的象牙空球，一層包圍一層的向着花蕊，層層鬆鬆圍着，煞是好看；賞鑑了不足一年就離校赴美。

暗中如有人主宰，真與我惡作劇，殊不憚！

廠長辦公室高貴豪華

到濟一月鐵路上已有新機車應用，不再趕工，完全恢復以前之老爺步伐，慢條斯理地工作，毫不緊張，而濟廠人事方面，每場有正工程司一人主管，架車場爲副廠長秦先生負責，機器場由前津廠廠長胡啟堂負責，電氣場由正工程司顧毅成負責等。廠長實無專責，可以拱手而治。所以我初到時，每日進廠到各場視察，實則與各工程司、工務員及監工工頭見見面談談而已，無技術事項可以討論，倒也安閒得很，一個人坐在廠長室看公事，看書或做文章。廠長室甚大，除沿南大窗有一張大公事桌外，我背後有一張大桌子堆圖書及參考用件，又有玻璃盒裝機車模型一座。對面有一張大繪圖桌及繪圖高凳，以備廠長神來時畫點機器圖樣，其餘有四張客椅，以備待客，高貴豪華，神氣是神氣極了，孤單也孤單極了！很想添個書記或工務員來陪陪，但無辭可藉祇好作罷！廠長住宅也很夠氣派，與廠長辦公室有旁門可通，相距不足一百碼，就像在家裏辦公一樣。設計者必爲機務人員有心來做廠長者。廠長云乎哉！養老享福者也！

工人靠手藝吃飯不必求人

天下事，物極必反！日本人自蒲沽協定簽字後，一年多沒有鬧事，本年一月底，他們又由沽源及獨石口向西南進攻，河北省東部吃緊，天津、北平動搖，華北人心惶惶。五月間日本人強迫國民政府

軍隊及黨部之在華北者完全撤退；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宋哲元爲委員長，從此華北局面改觀，津浦路雖照常通車，大家都自知係在火坑中掙扎，日本人可隨時來佔領，中央不能抵抗，而日本人揚言「三日可亡中國」，真狂妄至於極點，然而事實上國民政府毫無抵抗之準備。幸自冀察委員會成立後暫時靜止，我方又可喘口氣。此時我的表兄郭漱岑已由天津電報局辭去會計職務，回仙女鎮老家，老家無家，即到我家與先父一家人同住。他有一個小聽差，叫小順子，十三四歲。郭兄回南，就托在我濟南機廠居住，我把他暫留在家當小聽差。家中請客打些小牌，有些小錢留給家中男女傭人，他也得一份，幾個月後他積蓄了十幾塊錢紙幣，他收在身上好不歡喜，據傭人報告，他對藏的紙幣不放心，恐怕牠會霉爛，有時太陽好時，他真拿出鈔票來在日光下晒晒乾，可憐！後來廠中有機會就荐到廠內做個學徒，讓他學些手藝可以自立。這學徒制度甚佳，廠裏工友的子弟都荐到廠裏當學徒。我在天津時，我有一個堂弟叫陳廣燮，是我三伯父的小兒子，他中學畢業要求我進大學，我想大學這條路不容易走得通，就是畢了業，也不見得掙到飯吃；我就荐他做一個電氣學徒，交給一位唐山上海同學在廠做電氣工程師的王會賓，請他指示，并且叫廣燮夜讀萬國函授學校電氣工程，後來居然成功，自食其力而且到處受歡迎。

濟廠廠長薪水較高，派頭較大，然而高高在上，與下層完全隔絕，叫我時時想念津廠的人；那些監工樸素誠實親熱，其中有一個架車場監工叫郝什麼的，我每次下廠，他都陪着我走一頓，說說工事，又說說人事，說得粗粗糙糙毫無裝腔作勢。那個工會會長黃金榮真是好孩子。他希望中國好，他願

意幫忙把任何事做好了。楊處長很不滿意我對他好，有一次我看見他來，我站起來同他握手歡迎他，楊處長在場頗不以爲然，後來他說：「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粗魯工人，你對他如此客氣幹什麼？」殊不知我在美國工廠實習時，那些廠長與小工談話都是有禮貌的接待，大家平等，不分彼此！天津與我同等階級的有個工務總段長嵇銓（次衡），蘇州人，他也是唐山畢業生，他對工人也是平等待遇。絲毫不帶官氣，我們談得來；不過他的工段公事房在良王莊，在楊柳青左近，我們不常見面，見面就談之不休。另外有一個鐵路醫生，江南人，我們稱他爲吳大夫，我家常請他來看病，來時都留着吃過飯回去，他向來祇吃黃酒與葷菜，向不吃飯。這些人都想念着。

大明湖千佛山之戀

既然局勢轉緩，廠裏也順利進行，心地平靜，周末有空，就奉老太太及妻子等到濟南勝地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遊玩遊玩散散心。

我們乘洋車到南關外呂祖廟下車，繞到廟後，看見有白石欄杆圍着一個方池，池中有三個水源汨汨向上冒，冒出并不高，水頭向四邊分披而散，像一個饅頭，水清可見底。見水源下面有三個直立水管導水冒出。大像自來水管噴出水來一樣，減少許多神秘之感，因爲那水頭并不像天然泉水，而像人爲的自來水，未免大煞風景。池旁有茶店賣茶，大廳中有大鼓書。唱大鼓的女孩子右手執鼓槌打鼓，左手托個銅片，開合有聲，與鼓聲歌聲相應，據說這就是山東梨花大鼓與天津劉寶泉之大鼓不是一樣

。我們當時聽那女孩子所唱也抑揚高下頗有音韻，但不知與老殘所描寫的黑姑娘比較如何。茶館外面小賣甚多，有賣吃的有賣玩的，也有小店賣衣服鞋襪的，人頭攢動，生意興隆。細看水池有石碑甚多，其中有一個刻着「趵突」二字，原來泉名「趵突」并非「豹突」；查「辭源」方知「趵」者「跳躍」也。「趵突」泉者，跳躍突兀之泉水也。後來聽說有珍珠泉在省政府內，我們也去看了一次，我覺得珍珠泉比趵突泉好看，那泉水自池肚中吐出水泡，千百個水泡爭先恐後向上冒，冒出後飄向四周，水面如一盤散珠，煞是好看！

大明湖是濟南風景最佳之處，且爲老殘所描寫傳神的地方，不得不去。又一個周末，適揚州中學校長我的中學同學周厚樞（星北）夫婦攜子女二人北來，我們就一起去游大明湖，乘車到湖邊再乘小船，至蘆蒲蕩中緩行，遠看城北小山近看湖濱寺觀，風景天然，游人如織。先到歷下亭，進大門有八角亭，御碑亭，門前有一對聯就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聯自老殘在其遊記中介紹過，就縈迴胸中，今日目覩，如逢舊友，不勝愉快之至。其次就到鐵公祠，據說供奉的是鐵鉉，當時不知鐵鉉爲何人；後來查書才知道明成祖原爲燕王駐北京，他造反南下，經過歷下，被忠於南京明建文帝的鐵鉉所戰阻，鐵鉉戰死，後人建祠紀念。此外尚有張公祠曾公祠等皆因時間關係未能全部看到。星北夫婦後來將小兒女留在我家，他們到平津北戴河一帶去玩；第一因生平未去過北方，第二因日軍騷擾如不早去以後或無機會再去。他們自北平南旋，到濟南府再在我家留一、二日方回揚州。在外鄉招待揚州同學爲平生最快樂之舉。從此二人未再見面；我離香港他主持台灣嘉義糖廠，曾常通信。四十年後

我在美國教中學時，星北去世，其夫人來依其女侶雲，常到我家。我們又陪她遊波士頓之麻省理工大學（星北畢業之大學）及哈佛大學。侶雲夫婦均爲化學博士，兩人均在華府左近大學教書，又十年後，我夫婦前去訪問，承周夫人及侶雲夫婦招待，談到侶雲在濟南府我家同遊時，如同隔世矣。

先學養子而後嫁

在濟南機廠時，來訪的客人甚多；如我的姨姪朱霖壽，我表兄的兒子郭堯年，都曾來住幾天看看濟南風景。郭說他父親回南後曾在鎮江我母親內姪即我的表兄顧伯初家主持喪事，顧的元配死了。顧在鎮江主持一間小銀行，頗爲得發云。這年夏天，陳地球先生的弟弟陳伯莊先生來訪，至廠長辦公室見面後頭一句就講「這次來，有正經事，不許招待！我住在旅館中，我每天來一上午，同你談話！」我莫名其妙，他說「我正在研究鐵路事業，對於鐵路車務、工務、會計都容易弄懂，就是機務複雜弄不懂，所以專來向你請教！」我先帶他進廠看一個已拆散的機車，將鍋爐內部，汽桶內部，構造，及如何生汽如何蒸氣推動活塞，十字頭，搖桿、連桿，大輪，如何大輪能在鋼軌上轉動而不滑動，如何機車帶動客車貨車而前進而加速等；然後述明機車何處最易損壞，如何修理。他有一個問號：「爲什麼要修得快，有什麼經濟原則？」我就告訴他「一個機車在行動時每天就拖多少貨可賺多少錢！機車睡在廠裏多睡一天就少賺一天錢。」又問「機車調整噸數是什麼玩意兒？」我又將理論及實施向他詳解了一遍。他來了那三天，我真一頓飯沒有請他吃過，他就走了。我心裏總在納悶，他一個學文學

學經濟的朋友來問這些技術問題有什麼用處呢？不久之後在報上看見陳伯莊派爲京滬滬杭甬鐵路局長，那我纔恍然大悟，原來是「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有此一招，我們後來做了好朋友。

有一次廠務會議在濟南開會，津廠葛炳琳、浦廠熊正琬都來了，我就約了機務總段長顧啟文、段長沈文泗一起到千佛山一遊。千佛山在城南，相傳是虞舜躬耕的地方又叫舜耕山。我們一行數人先乘鐵路上的押車到一個小地方下車，然後各人騎了預先雇的驢子走過去。土路甚寬，左邊是一片壁立的山，山不高而遍長小樹，右邊平原，路邊長了一排高樹，時秋高氣爽，兩邊一帶青綠間雜紅紫，沿路秋蟬不輟，驢過處風起揚塵，有如行軍。俄到山坡前見巍然一亭，亭上有匾，越亭不遠卽爲千佛寺，寺北岩石壁上刻有石佛大小千尊，相傳爲六朝及隋代遺留，此爲山東寶物，但較之山西大同之雲崗石佛則瞠乎其後矣。登千佛高岩則南望泰山北望黃河，濟南城廂歷歷在目，大明湖水照耀如鏡，較在南北極閣看玄武湖更爲壯觀，此時纔覺得鐵公祠楹柱上那付對聯說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描寫得盡致。

到曲阜瞻仰孔聖廟

又有一次廠務會議在濟南開會，會後全體到曲阜去瞻仰了孔廟。我們在濟南坐早晨火車經泰安到兗州下車，也是騎驢到曲阜城裏找到「闕里」，那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又找到他講學的「杏壇」然後到孔廟的大成殿，殿式巍峨，一排有十個盤龍石柱，龍身飛舞，殿前白石雕欄的廣場氣象肅穆。殿內

，中供至聖先師像，有萬世師表匾額，旁立伯魚、顏子、曾子及孟子四像，大家入內皆肅立致敬。出殿後大家步行出曲阜城至孔林瞻仰，孔林爲孔墓所在地，到達時先過一橋，橋前爲一長甬道，道旁柏樹檜樹相夾，蒼鬱參天，再過洙水橋即見翁仲華表，墓并不甚高，前有石碑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四圍古木成林，有子貢手植柏，雖已枯老而保存完好。我等并在墓前留影，爲生平最不忘懷之聖跡，亦爲生平最寶貴之留影，至今仍保存之，遊倦又乘火車返濟南。

此時山東津浦、膠濟兩路雖在和平狀態中，而華北、平津一帶自五月間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爲委員長後，日本仍繼續派大批軍隊入關示威。六月間國民政府派何應欽與日本司令官梅津談判，簽訂「何梅協定」，答允撤退駐在河北省的中國軍隊，撤換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切實取締華北抗日活動，簡直變成日本屬地，真正令人憤慨。十一月日人又嗾使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統轄廿二縣。繼又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弄成中國不能自治的局面。

適在此時接到浙贛鐵路局長杜鎮遠兄電報，囑我去杭州視察他所手建的已經通車的杭江鐵路，我就向程孝剛（叔時）處長請假十日，去杭州一探，那知道一去就被杜局長拉住爲浙贛鐵路機務處長，而華北局面一天緊張似一天，於是電津浦辭職，移住杭州。

杭江輕軌趕工成鐵路新勢力

我到浙贛鐵路服務真似鬼使神差，不由自己自主；又像逼上梁山，沒有後路可退。

在美國留學時有許多同時的同學眼看中國被列強欺侮逼人太甚，我們沒有生存的機會，立志回國必建設中國爲人民服務，於是由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一個「健社」，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思，並沒有硬性的規章，當時的會員以及後來陸續加入的會員，先後不足二十位。其中有會養甫、陳立夫、葉秀峯、余井塘、賴璉、程天放、吳保豐、顧毓琇、杜鎮遠、侯家源、吳道一、朱一成、胡定安、艾偉、周厚樞、霍寶樹、李書田及我十八人。回國後並沒有全體開過大會，不過大家精神上都有默默聯繫的意思。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萬般建設同時並舉，那時革命元勳張人傑（靜江）先生搜羅許多建設人才如會養甫、陳立夫、葉秀峯、杜鎮遠、霍寶樹等創設了建設委員會，商討設計中國建設事業，并辦有建設雜誌，內容非常充實，除上述諸公有高見發表外，尚有我美國同學如農業機械專家孫清波的文章；又有礦業專家許本純對於調查各省礦業詳細報告，風起雲湧有聲有色。後來張靜江先生回到家鄉做浙江省政府主席，就要建設浙江，展其抱負；於是會養甫、杜鎮遠、霍寶樹等都到了浙江；杜鎮遠建議建築浙江縱貫鐵路以開發浙江資源發展貿易。但因省庫不充，杜又建議利用輕軌減少資本；結果就試辦杭江輕軌鐵路，自杭州江邊直達浙江西南部之江山。

我在津浦服務時，原知杜鎮遠在浙江修築杭江鐵路，用輕鋼軌輕橋樑。國有鐵路鋼軌都是用每碼重八十五磅的，甚而至於用一百磅的，他却用三十五磅的。國有鐵路橋樑都是可載機車動輪壓軌重三萬五千磅以至於五萬磅，他只用二萬磅或一萬五千磅。而且他宣傳說管理如何省，趕工如何快，成爲一種鐵路新勢力。杜來信找我去看看，我總以津浦事忙，走不開。後來我調到濟南機廠負責，各事就

緒後，組織完善，各階層有人負責，無庸廠長整天在家看門；剛巧杜又來電催我去一趟，我就藉此向程叔時處長請假，到杭江路看看以增廣見聞，動機就是好奇。

西子湖濱景色醉人

到了杭州就住在湖濱花園旁邊的西湖飯店，開窗一望那西湖的湖光山色就十分逗人，到湖濱花園椅子上一坐，正是一九三五年陰曆十月光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新馬路上紅男綠女徜徉樹蔭花圃間，非天津、濟南之環境所能比擬。晚間杜局長及幾位高級職員約我在西湖邊樓外樓吃飯，有生燴活蝦、西湖醋魚、涼拌鮮筍、蓴菜湯等。那活蝦端來時，還有精細紗罩罩住防活蝦蹦出盤外，魚肉到嘴即化，鮮筍柔嫩而蓴菜滑膩，更平生所未嚐過。窗外南高峯高插雲霄，有霧氣截腰；湖中三潭印月，煙霧迷濛；蘇公堤上，柳浪湖濱；情侶對對，尤引人入勝。飯後閒步白沙堤過孤山到斷橋小立，杜指內湖岸邊一巨宅曰：此即浙贛路局也。「天下名山僧佔多」，未聞鐵路局設在山明水秀處也。當時大家乘洋車回家，我亦回旅館休息。原來我住之西湖飯店地址舊為八旗營盤，清朝時為禁地，民國後旗營取銷，改建馬路，於是杭州人能自由遊覽自己之西湖，但其地仍名為「旗下」。

次晨起，早膳後，即自「旗下」乘洋車到內西湖浙贛路局，該宅原為宦家別墅，有亭台有房舍，改造後即為路局租用為辦公室。局長室在一座八角亭中，亭外有草地，四周榆柳競綠，幽靜清雅，為詩人騷客吟詠處，決非工程師築路處也。據杜告此路初由浙江省主席張靜江先生主持以省帑造，浙

江鐵路由杭州通至浙省之西南邊江山地方，名杭江鐵路，現已通車，玆上峯看中此路與剿共有關，令即延至江西之玉山，并自玉山展至南昌，改名爲浙贛鐵路，經費由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籌劃。經費籌足後由銀行團設理事會爲監督機關，曾養甫爲理事長。理事會設浙贛鐵路局內，由張自立爲秘書長，長川駐會辦理一切事務，故此路不受鐵道部指揮。路局組織，局長下有謝文龍爲副局長，謝爲廣東人，美國大學運輸系博士；又有侯家源副局長，侯爲蘇州人，唐山交大畢業後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負責玉南段趕工事宜。總務處長譚嶽泉，湖南人，文采風流有幹勁，爲杜所倚重。工務處長王節堯亦唐山同學，留美歸來。會計處長田定庵，係銀行團派來，通州人，爲財政專家。運輸處長鍾相青，湖北人，清華畢業美國歸來。機務處長茅以新與我同船留美，在普渡大學得機械碩士歸來；現在茅兄倦勤或有高就，擬找我來頂起，我未及答應。當日杜局長請茅處長明日陪我到沿路看看。

西南鐵路網起於江邊小站

杭江鐵路在杭州無站，起站在錢塘江南岸蕭山縣之江邊，稱江邊站。次晨茅兄到西湖飯店同雇洋車到錢塘江，有擺渡過江。抵岸後，步行到江邊車站，車站爲輕便房屋，如臨時搭架者然。客車一到大部爲三等車，有二等車一輛，茅與我登車，覺車身甚單薄、甚輕；看軌道寬度并與他路無異，但鋼軌細薄如玩具然。俄而小車頭來，接上後即開行，開行甚緩每小時約二十餘公里。正行駛間忽速度減低如步行，急問茅何事，謂過橋須慢行。推窗下望，有木架橋一座，遠看如細蘆柴所搭，車行雖緩而

行有聲，且覺車身搖幌不定。過橋後車又加速行。到諸暨站，爲西施故鄉，山明水秀，人傑地靈，有小車房，車頭上水。開車後不久到義烏，與鄰縣東陽爲金華火腿之出產地。車到金華，下車，有機務段長兼廠長黃瑟若來接，隨即到機廠參觀，規模甚小，機器雖有幾部，新舊雜湊，不成規模。

金華爲大站，水路由鄰埠蘭谿可達杭州。蘭谿爲張學良少帥愛侶趙四小姐之家鄉，恨未有暇去遊覽。次日騎驢遊雙龍山之雙龍洞，洞內甚寬敞，鐘乳由洞頂下懸，石筍由洞底上指，有時乳筍相接水仍滴滴不止；有大而相接如彫琢鳥獸像者，誠壯觀也。次日再乘車西行經龍游，爲前津浦委員長邱擘之家鄉。又經衢縣達樟樹潭，又有一小車房，車頭加水，再西行即達浙江省之末站江山，由此南行達福建；西行達玉山爲已成鐵路之終點，亦設車房。玉山以西鐵路已成大半，惟有幾座大橋尙在施工趕造中。當日乘車回杭。

閃電調差戲劇搬家

浙贛鐵路杜鎮遠局長在西湖邊鐵路局局長室同我談調往浙贛路服務，其名義爲正工程司兼機務處長，薪水四百五十元。我想我在津浦爲三六〇元，多加九〇元，不能算少；但我在津浦有官房住、有聽差用。我問住房如何，他說他自己造了幾所住房，都是西式樓房，在清波門外西湖邊，錢王祠左近「柳浪聞鶯」地方。有一條長胡同叫廣福里，內有五所洋房，鍾相青鍾處長住四號，「你來就住五號，房租五十元，水電自理，有抽水馬桶。」我心裏想，多加了九〇元，倒先讓他扣去五〇元，不甚舒

服。我問：「房裏有暖氣設備沒有？」他居然擺下面孔，說：「你聽見誰家有暖氣啊？」當面一個巴掌，我心下老大不高興。我以為無甚可談，就說：「等我想想，再給你正式答覆。」他說：「我十分希望你來，我們可以在一起做一番事業。我當日親自去伊理諾大學去看你，就是爲的今天！」他說完，嘻皮笑臉地笑了一頓。他這一手最有力量，有時就憑這一手他打了勝仗。我說：「過一天給你回音。」

第二天禮拜，我就一個人遊山玩水，聽說南山路上有一個地方叫「滿覺糰」，那裏的桂花正開，不妨去看看。隨即雇小划子到赤山埠，步行去烟霞洞翁家山，半路上叫「滿家街」，聲音相似，路兩邊桂花甚多，滿地落了不少，樹上還有正開的，一路清香，真沁入肺腑，也是平生所未聞到過的，妙極了！回到旅館已經萬家燈火，茶房報道，一天有好幾起客人來探望。我知無甚大事，也就罷了。晚上叫了一個鹹菜肉絲麵，吃得甚爲滿意，吃後一杯龍井茶，非常愉快。坐在湖濱公園細想兩邊情形究竟哪邊好。津浦大路一切皆係大路標準，我已做了七年，一切大小事我都知應付，而且數年努力在全路已小有名氣。浙贛路太小而且設備毫無，要從頭做起，不知要費多少力，而且有鐵路經驗的一個沒有，自上到下，全憑赤手打天下。物質上損失太多，祇多加四五十元薪水；而且那所房子是偷工減料做成功，連窗子同房門都關不密，樓梯有人走路就嘩嘩地響，同濟南廠長住房比真不啻天壤。我不想降格幹，心想如果好幹，爲什麼茅以新不幹，所以我不願幹。但，這幾天來，報載北方日本侵略消息，一天緊似一天，平、津兩城究竟能維持好久不知道，津浦路車能通幾時又不知道。南來姑把「杭州作汴州」亦未始非計。第二天接到津

浦曾副處長來信說，部令機務處處長程孝剛另有任用，派石志仁爲處長云云。這是一個悶葫蘆！程爲鐵路機務老手，怎麼忽然另有任用。石志仁爲何許人，何以不見經傳者即突來爲處長？當到路局打聽方知部中特設技術室統管各路機廠，有總機廠之說，派老手程孝剛爲主任，程爲日本機廠調查團團長，調查報告亦由彼主編，因此鐵道部調用程孝剛。石爲河北灤縣人，香港大學畢業，大概與北方要人有關係，派爲處長，想係有政治作用。技術人員從來不受政治影響，這回爲破題兒第一遭。我覺得時候這種人不如侍候老同學爲優，但仍因津浦路大，與我的名望有關，不能隨意棄去，再觀望數日再說。次日又接曾副處長電報，謂石處長已接事望速回，否則石擬開革云云。此事不能隨便再宕，隨即復電辭職，曾覆電稱：辭職已准，另派趙國棟爲濟南機廠廠長，卽日到差，望速回接眷，趙夫人擬卽日搬家，催兄騰出廠長住房云云。逼得無路可走，祇得勉強答應杜局長爲該路機務處長，我得到委令後卽首途返濟接眷。我到浦鎮，去看曾副處長，曾謂「寶眷已來浦鎮暫住，令親嚴伯和處，我已派用四十噸車代裝行李直運杭州」云云。事情之變有如此之快者！原來嚴伯和姨兄交大畢業後曾在山東海關爲關員一年餘，又調廣東海關做事，均係其父執銀行家李先生之大力，刻李已死去，彼又回本行到津浦機務處爲工務員；此時彼攜其如夫人及一子住浦鎮民房，地方甚寬，先母、拙妻及一子二女均已到嚴家小住。我等見面後異常歡洽，蓋我畢業至今已十四年迄未謀面也。當時計議下一步辦法，先母擬先回仙女鎮看先父一家情形，然後再到杭州。拙妻與子女應表弟顧伯初之約先到鎮江過幾天。決議後我送全家到鎮江顧家；顧在鎮江某銀行爲經理，頗得發，喪妻後已續娶新娘，郭漱岑表兄及嚴家大姨母

均在鎮江幫忙，故我等到時，大家歡聚一堂，得未曾有！次日，我囑吳樹基先送先母去仙女鎮，送到後即趕到杭州佈置新住宅。我於當日趕到杭州，次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月上旬）到局到差視事。三日後行李車到達，承滬寧、滬杭甬兩路局同人幫忙，會同吳樹基將行李搬到清波門外錢王祠廣福里五號，即由其佈置，一俟佈置妥當，吳即去鎮江接家眷來杭居住。此閃電式調差，戲劇式搬家，誠非始料所及！

浙贛路機務處組織

到杭後即組織機務處，處下工事課課長爲柴志明，設計課課長爲金慶章，柴是河南人，金是崇明人，二位皆交大同學。下邊機務內行太少，向各路去調，大家與我之心理一樣，誰也不肯棄大路而就小路。不得已函召北洋機械科畢業同學，應召而來者有楊庭蘭、胡麟台、宋振綱、安建德、李永芳、畢金銘等，以上均在東北各路工作，九一八後都不計名義及待遇而願爲國家服務。當時交大同學有陸增祺、徐升霖、湯藩第、黃瑟若、周元谷、鄒士廉、陸鳳山等。沿路原設兩個機務段，金華段長爲黃瑟若，玉山段長湯藩第，一個小機廠原在金華後設江西之上饒，徐升霖爲廠長。及玉山、南昌段將近完成通車，適北洋同學紛紛自東北來到，即派楊庭蘭爲南昌段長，胡麟台爲上饒段長，宋振綱爲玉山段長，安建德爲機務處工程司。

當前課題爲採購機器充實修理設備，要採購必先有規範書。工事課課長柴志明連同正副工程司工務員等，忙擬採購單，完成後趕寫規範書送理事會採購。理事會送鐵道部駐滬購料處辦理。當時滬處

處長爲陳萼霖先生，廣東人，與曾養甫先生同鄉同學；陳家爲富有之大家，曾爲讀書出洋得陳之幫助甚多，鐵道部購料事辦得不甚有名譽，往後乃改派交大沈昌爲部內採購處主任，派陳萼霖爲駐滬採購處長，如是內外皆有正人主持，聲譽爲之一振，而上海陳處長更是日夜辛勤爲路料服務。有時公文來往說不清楚，我即親自去滬當面接頭，非常順利。玉南段即將通車而全路祇有幾輛破損小機車，須趕寫規範書向外訂購，至於客貨車等亦須向外採購。忙得不得了，不但星期六要照常辦公，有時星期日隔一個星期放一次假。

每天一早梳洗後即由錢王祠前乘洋車上班，趕八時前到達，午飯在「旗下」吃或在公事房叫麵吃，下午總要到六、七點回到家。與家人小孩見面時間實在很少，每隔兩個禮拜，有一個禮拜天我不上班，就攜一家逛西湖，吃樓外樓新鮮菜。這時先母尚在仙女鎮未能出來，陰曆（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是先父七十壽辰，先父是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四七）丁卯生，今年（一九三六）是六十九歲整，但中國以受胎日算起，故今年已七十歲，不能不回家拜壽。當時已有孩子三個，拙妻又懷了孕，家裏傭人除原有小張媽外，吳樹基老婆也來幫忙叫吳媽，後來人手不足又叫吳樹基之寡婦娘子來，稱爲大吳媽，原來吳媽稱爲小吳媽，共有三位，上下大小共計九位回家。到家時先父先母身體均甚健，姨太太也好，兩個異母妹已長大了。正日，四鄉親戚趕來湊熱鬧，尤其我的母族妻族最多，見面後歡聲震戶外，廚房煮麵，接應不上。惟一問題就是晚間住宿，幸有潘家、旋家以及李星五家，三五伯母家及舊房東冷杏田家、舊鄰居張恩沛家，家家都招待一、二人睡覺，總算安排下去了。次日，我即辭別先父母先赴杭趕工。

。臨行，面請先母與拙妻等同回杭州以便奉養。約一個禮拜吳樹基將一家老小安全接回杭州。六月一日即陰曆四月十二日，三女蘭英出生，由杭州安吉醫院戴醫生來家接生，大小安全，醫藥費共計八元。同時金慶章夫人頭生，到上海某醫院辦理，據說難產動手術，幸大小安全，共花費八百元，差別如此之鉅。此時長女擷英已入小學，長子傳方剛上幼稚園，非有小吳媽陪同不可。此後照舊每日八時到局，下午六、七時回家，終日忙亂。同事們一樣忙，同事家眷們就無暇來往，鍾相青處長住廣福里四號我在五號，我們兩家就沒有見過面。杜局長自造的公館就在廣福里巷子口，我因公事祇去過一次。有個材料課長杭州人，叫溫葺楣，住杜局長對過，我們有時出去玩，走到巷子口叫車時，適溫先生夫婦出來，纔彼此介紹認識。溫先生病腿不良於行常發病，病則臥床不能起，我們去看他，他將兩腿出示，其瘦如柴，鮮紅如火，他們說是「流火」，我恐怕是小兒麻痺症，太太美而賢，終日侍候無怨言。溫父母全在。有時見面，我問：「令郎何以名叫葺楣？」他說：「我們原生六女，生他時就稱他爲七妹，到大了纔改爲同音字『葺楣』，原來如此。」後來我們到昆明做事，他們也在，於是又同事好幾年。

西安事變結束

每日洋車過「旗下」，就有報童送來一份「東南日報」在車上看看。這一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頭條大字新聞說「蔣委員長西安被扣！」一時緊張起來，到局後大家紛紛議論，無不担心！以後每

天早晨非看報不可，那時無線電還沒有大興，所以整天悶在鼓裏，到第二天纔知道一些。有時說何應欽要帶兵去救，有時說宋子文要親自去見張學良，所有要人都在發議論出主意。一天一天過去，一天一天委員長還沒有安全回來，全體民衆癩了有十天之久，十二月廿五日有一個「號外」說「委員長已安全返京」，又說張學良回來，一時歡聲雷動，「旗下」人頭攢動，家家放爆竹，打鑼鼓，叫、喊，要吐出十幾天來癩住的悶氣，晚上又有提燈會，放焰火，火把遊行由市長周象賢領隊；民衆對領袖擁護之熱情至於極點，到此時沒有不知委員長之偉大的！這就是所謂「西安事變」。

本年日本人佔領了張北，進擾察哈爾及綏遠，沒有南下。西安事變，他們希望中國有內戰，他們可以得漁翁之利，所以靜候着沒有動。

玉南通車開始軍運

杜局長每星期一晨在局長室旁山頂草地做紀念週，召集全局服務人員訓話，并報告工程進度。他每次訓話必大罵貪官污吏，鐵路人員營私舞弊；再三告誡人員克勤克儉。他自己自持甚謹，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在趕築杭江鐵路時，日夜親自趕工，曾在工地吐血。其身體爲四川骨格，圓臉，高大身材，但內部不健，有肺病有糖尿病，無嗜好，腦筋中祇有趕築鐵路一件事。夫人爲天津人，比他小約二十歲；丈人公被迎養於公館中，冬天嘗於日光下赤膊洗上身，頗健旺。杜生女甚多，祇有一子甚幼。路局中有杜姓遠字排行者祇有二人，下一代崇字排行者有幾位皆係姪輩云。杜專門土木，其興

趣在建築，其癖好在造私房。在杭州除自建公館外，并有住房五所出租，另又在靈隱寺左近建別墅避暑。

我到局一年，上層人事稍有變動；謝副局長另有高就，銀行團派吳競清爲副局長，又添運輸博士金士宣爲副局長。運輸處除鍾相青爲處長外，添曾世榮爲副處長，又添一副處長爲周良相，周爲旅館管理專家，局中擬在鐵路沿線添設旅館。機務處內柴志明因病辭職，我請徐應彥爲文書課長。處內工作重點除趕寫規範書外，并力催土木工程方面速建各地車房及機廠，我自己有時去沿路看各方趕工成績。

春天一個星期日，我雇用了汽車一輛，全家奉老太太去超山看梅花。超山有冠生園之梅園，種梅數千株，爲製造陳皮梅之原料；當時此園梅花大開，日光下紅艷奪目，而新葉襯托，更增嫵媚；香氣四溢，蜂蝶亂飛。所怪者絕少遊人，今日祇我們一家，先母、拙妻皆嘆觀止。回程在蘇堤雇船到「柳浪聞鶯」；沿途遊雷峯夕照淨慈寺等。夏天亦曾雇汽車去靈隱天竺一遊，地方大，路遠，老太太走不動，雇山轎代步。出靈隱寺後門有小徑直通「韜光」，上山路兩旁修竹夾徑，綠蔭迎人；入韜光寺坐石欄四望，看錢塘江如匹練，真壯觀也。此爲服務浙贛之薪外福利，不可多得。

五月間玉南通車，即玉山至南昌一段鐵路完成。通車日余與負責新路之副局長侯家源及工機各段負責人乘工程客車一列前進。到每一新橋，余與侯同到車頭上看司機緩緩進行，在兩個橋頭都燃放砲竹，大聲歡呼。下午到達南昌，各回旅館休息。我初到南昌，正共匪西竄，國軍清鄉時候，街上軍事

管制，工人甚多。次日無事我搭南潯鐵路來到九江去看看我的妻姊，她原在上海紅十字會醫院爲護士，與中國銀行行員王遜先生結婚，現王在九江中國銀行服務，家住九江，我去看他們就住在他家，曾到江邊看看「潯陽江頭夜送客」的遺址；并在街上看到景德鎮之盜器，我買了一套細瓷滿花的盤碟共計一〇八件，十元，潔白細美，真好。回到南昌得路局電報謂有軍車數列急開南昌，望速回。於是與侯家源乘專車回杭。在路局到廠長徐升霖，段長湯藩第，黃瑟若等叫趕緊準備車頭運兵。都是初遇陣仗不無緊張，幸有楊庭蘭、胡麟台等在東北有軍運經驗，可以應付裕如。軍運趕完後，局中又開始趕修南昌至萍鄉間之南萍段，共長二六〇餘公里，在樟樹鎮修贛江大橋。該段原已開工，不過再集中人力物力趕築，使早日與湖南境內之株州萍鄉段銜接。本年九月間接通，全路自浙江蕭山江邊至湖南株州共長一千公里。通車時仍由余與侯總工程師兼副局長押第一列車通過。到贛江橋頭停下，此橋爲全路最大鋼橋，有九孔，每孔六十六公尺長，橋頭上一看，贛江水勢洶湧，波頭滾滾而來，而橋身宏偉不似杭江段橋樑之細弱。我等二人上車頭後，砲竹大鳴，車緩緩啟行，越過大橋甚穩妥。車到萍鄉，於是上海、杭州客可乘火車直達江西之萍鄉，再轉株萍車到株州而轉長沙，兩日夜可到，不必乘輪船到漢口再乘湘鄂火車去長沙矣。

當時已有部訊，株州至萍鄉一段已成鐵路歸浙贛路接管（原歸粵漢），我與侯家源總工程師列車既到萍鄉，就駛入株萍線直駛株州。此路僅九十里，約兩小時即到。株州站因粵漢已通車一年，站上軍車甚擠，適粵漢局長凌鴻勛（竹銘）先生巡經該站，經侯局長介紹，余與第一次見面。先生爲上

海交大老前輩，一九一五年土木工程學士，美國深造後歸國。比唐山之茅以昇高一班，而兩人皆中西並茂，文（詩文）武（工程）雙全，爲交大之南北兩傑。我見他精神飽滿，活力四溢，威而不猛，和而不比，舉止有度，言簡而中的。我當時適趕工試車，在車頭上，下車，面目黧黑而衣服骯髒。他看了我一看說：「你怎麼這個樣子！」言下你這樣如何見人。印象甚糟！我得此教訓後，從此對儀容稍稍講究，衣冠不整決不見人。我與凌學長以後見面甚少，直至共黨盤據大陸，我等同住香港爲難民時過從較頻，後來他回台灣，幾次派往歐美調查，道經香港必到舍傾欸，成爲知交，引爲平生快事。

當時中國鐵路工程專家分爲兩派，一派主張高級標準，所有鋼軌應用四十公斤以上，橋樑載重應爲古柏氏五十級（即軸壓軌道重量爲五〇〇〇磅），最大坡道爲百分之一，最彎曲線爲五度等，使築成後能用大機車能有大運輸量，「沒有則已，有必求備！」而一勞永逸！但費用甚高而費時甚長。此派以凌鴻勳爲首，張嘉璈爲後台，其所築粵漢路標準最高，雖費用較大，造成後發揮最大運輸能力。又一派主張輕軌輕橋，以趕快通車爲原則。「先求其有，再求其備！」因國內交通不便，百業不興，有急用，有必需，不能講究標準。此派以杜鎮遠爲首，曾養甫爲後台，其所築浙贛能及時派用場，發揮其時效作用。兩派各有千秋，不能是其一而非其他。

七七事變天翻地覆

事情正做得順利，家中老小亦生活得很安適，忽然「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在河北蘆溝橋開火，

於是抗日大戰開始，全國軍民生活，皆從此天翻地覆矣。中國人有句老話「大水冲坍了龍王廟，在數在劫總難逃。」因此人們遇到災難都說這是天意，應該活的自然會活，不應該活的，逃也無用。可是最高領袖意志堅定。決心抗戰到底，於是全國軍民振奮，一致殺敵。

日寇自蘆溝橋七月七日開砲後，就節節進逼，八月四日陷平津，九月侵山西，十月沿津浦路南下，滄州德州陷落，我軍炸毀黃河鐵橋，守黃河以南。津浦路天津機廠濟南機廠人員都疏散到浦口一帶，拿每月十元之疏散費養活。

當浙贛路南萍趕工之時，杭江段鋼軌換重軌，橋樑加固，準備担负重要任務。機車車輛缺少甚多，我已與上海陳處長筆霖接頭，訂購捷克之斯可達廠機車廿輛，全爲二一八一二式。我路不受鐵道部管轄，買機車不用他們經手，我自寫規範自與廠商接頭，結果以每輛七萬美元成交，價廉物美。後來鐵道部自向美國訂購同樣二一八一二機車幾十輛，每輛十萬美元以上。當然規範不同貨式不同，然相差甚巨。鐵道部因此常叫我去開會，討論許多技術事宜。技術室主任爲程孝剛先生，老友見面，無限歡欣。奈當時滬上戰事已開始，兩路火車雖開而常受日機轟炸，祇有以汽車行駛京杭國道爲妥便，同時都在夜間行駛。在京杭國道走過幾次，第一次非常緊張。下午五時由杭州啟程北行，經過武康及莫干山左近，到吳興（湖州）沿太湖邊走到長興離太湖最近，一片汪洋，烟波浩渺，月光蕩漾，再沿湖走入江蘇境，經過宜興溧陽而達句容過南溫泉而入南京城，入城時已十時過後，到夫子廟找飯吃。此時夜市極爲熱鬧，因日間防空襲無人敢到鬧市也。吃飯後隨便在左近找一個小旅舍住一宵，第二天八

時前就趕到鐵道部，因為南京全城以鐵道部所做防空洞最堅固，最為安全。到部後找材料方面的沈昌及技術室的程孝剛談談。九時開會，全關材料的事，以機車規範書為主要談話資料。有許多人疑惑價錢較廉的機車是否有美國的機車好，我的答覆很簡單，就是捷克也有鐵路，但他們未向美國購買機車。開會時會有空襲轟炸，鐵道部左近中彈，我們在防空洞內覺得有些震動，會後當晚我們就出城想趕回杭州。車到句容天黑，有警報，行車不能開燈，祇得住小旅舍，夜間月明如水，蓋中秋左近也，次早趕回杭州。

浙贛路當時并未波及，滬寧滬杭甬兩路照常行車，南萍段尚在趕工，材料不濟。我於八月十二日去上海找陳箕霖催料，坐在車廂中遇見美國明城醫院護士愛玲之丈夫李律師，他再三邀約到他家坐一坐，我因與陳箕霖處長有約，不能就誤，固辭不獲，勉強去見了一面，隨即告辭；誰知道此後四十年就無緣再見一面。當日事未辦完，即住蘇州河北新亞飯店，此店為陳光甫先生中國旅行社所辦，一切嶄新，禁絕烟賭娼，為旅館中實行新生活者。在旅館中碰到鐵道部材料大官沈昌，此人亦為交大同學，官廳最大，官腔最足，年紀甚輕而官話連篇，排場十足。見面寒暄後，我問戰事如何？上海會打不會打？他說「打，一定要打！敗，一定要敗。敗，還是要打！」「幾時開始？」「隨時隨地！」說得斬釘截鐵，大有最高當局之氣概，此人與軍部人員甚熟，消息靈通，我想，我還是夜車回杭，明日為「十三日星期五」，也許要開火。

淞滬杭戰拼命報國



八月十三日，星期五，我們到路局上班後纔知道上海已開火。當日日本飛機到杭州上空偵察，十四日晨我們在路局開會，會議進行中，警報、緊急警報，日寇飛機在上空盤旋，杜鎮遠局長尚在演說，我打住話頭說：「日機在上空掃射，我們不可作無謂之犧牲，我建議隨即散會，到局外疏散。」散後我出後門到寶石山上保俶塔樹蔭下臥地上看，我看見飛機上小鬼飛行員之面貌，他掃射一排機關鎗而走，我移到一廟牆根下躲避，俄而警報解除，我回路局找吳副局長。吳好說話，名叫吳大砲，他不在乎，對上對下，什麼話都說。我對他說：「時局已在急轉，不能再留戀風景，在西湖邊辦公，要趕快遷地為良。」他說：「對！我同杜局長商議去。」次日為星期日，我未出門，午警報，我們下樓，到後門口大院裏，抱着傳方小兒向天上看，看見飛機，還指着叫傳方看：「看，看，看飛機！」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也。後來一想，不對，家眷也須設法找個安全處所。

星期一上班，做紀念週，聽杜局長訓話後，大家跑到局長室問幾時搬，搬到何處辦公，他說已找到蕭山江邊一家農村，并已派人到彼處修理并搬桌椅去，明後日可去辦公。當時溫葺楣告訴我，他已在西湖東面樹林中六通寺找到幾間房，可讓家眷暫住。當時我就同他乘車去看。寺在茂林中，人烟稀少，旁有于忠肅公謙之墓，無飛機轟炸目標，急回家囑家人準備搬家六通寺，次日我過江到江邊辦公室探視，亦覺暫無目標，暫可辦公。

從此，家住六通寺，辦公在江邊，每日晨起梳洗進餐後乘洋車到杭州錢塘江邊候渡，江寬船慢，船伏在兩岸立樁，手拉長繩過江，行船時以手拉繩而行，到蕭山之江邊上岸，不幾百步即到。中午在

江邊小飯店吃飯，每元買七張飯票，每票買一大碗白飯一個菜，菜有冬菰豆腐、鹹菜肉絲、燻魚。三樣擇一，我每飯必吃豆腐，那豆腐做得真好吃，想他除豆腐及幾片冬菰醬油鹽外無調味，何以如此好吃，莫名其妙。回家請老太太、太太做，都沒有那小飯店做得好吃；四十年來走遍天涯，總想再嚐一嚐那冬菰豆腐之味，退休後自己做，做不好，女兒做，不好。有一次又做，做對了，吃得非常高興；從此記得那做法，要吃就做，駕輕就熟，得意之至。那時每天過江兩次的辦公，實在辛苦，有時風雨交加，江潮起伏，危險萬分，真拚命報國也。

當淞滬戰爭激烈進行之時，兩路機車車輛被炸，無處可逃，全國人民目力集中於錢塘江橋；該橋已建造兩年，尙未完成，真急煞人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橋工完成，大批機車車輛擁入浙贛路，路塞不通，杜局長下令叫車、工、機三處長鍾相青、王節堯、陳廣沅及副局長金士宣同住蕭山辦理疏運事宜，無命令不許離開。這一下糟了！蕭山站機車車輛擁塞爲絕大目標，爲敵機必轟炸之地。我等到後，天天在田野間指揮調度，有一次在城內一間民房內與京滬兩路車工機三處長會議疏運事，忽有空襲警報，接着緊急警報，我拖着金士宣就跑，跑出城門，見三架敵機已在頭頂，隨即在城牆根與地面接頭之角落上臥下，飛機掠過時，掃射數響後即聞轟轟炸彈之聲，聲停後，起身向城外野地跑，跑累了臥叢樹下仰望，見飛機東去，乃從容西行向鐵道方向走，此時看城內老百姓由炸破之缺口逃出，其人數之多，無法細數，祇覺其情形正如擠牙膏出管時同，頭面手足流血，真慘。後來遇見兩路同人，他們住房被炸，他們躲在方桌下驚惶萬狀，祇受小傷。打電話向路局請示，回說「局長有話，如果

錢塘江橋炸毀時，可回醴陵辦公。」

浙贛鐵路全路軍管

在此時間路局知江邊不能辦公，就在湖南醴陵鄉下找到辦公處所，人員已去。同時溫葺楣老兄在醴陵替我們兩家找到住房。他又在兩路退下之車輛中找到一輛包車有床舖有客廳，他就做主把我們兩家家眷家具一齊搬到包車上，弄到一個小機車就連人帶物拖過錢塘江橋直駛醴陵而去。我此時被炸得昏天黑地，莫名其妙。有一天轟然一聲，錢江大橋炸毀了一節，我們三人隨即開車往金華退却，到了金華，段長等來報告，方知醴陵辦公醴陵住家的事。可憐茅唐臣辛苦造成的錢江大橋纔用了三天就被炸毀！惟損壞並不嚴重，二週後搶修完成，又復通車，直至敵人由杭州灣登陸後，上海國軍轉進，于十一月底炸壞橋墩一座、鋼樑兩孔，沉入水中。

到醴陵站不知家住何處，站長派人帶去，走到家中，原來為美國醫院院長住宅後面，傭人住房。鐵路人員避難與院長商量，美國人慈悲為懷，就騰出三間兩樓備用，月租二十元，下面三間，一間廚房，一間飯廳，一間下房。樓上三間都為臥室，吃飯時有一大桌，除先母，拙妻與我外，有胞弟廣湘及其女友孔祥瑛，祥瑛係孔祥熙之堂妹，又有內姪王業昇及其未婚妻姜志宸，還有堂弟陳廣燮及表姪郭堯年都無愛人，濟濟一堂甚為熱鬧。次早由吳樹基帶往鄉下公事房，此後每日在家中早飯後即步行下鄉，沿途為稻田魚塘，土地肥沃，鳥語花香，惜強鄰壓境，炮火連天，無心玩賞耳。每日走來走去

，無可聊賴中就數所走步數，每兩腳各走一步爲一大步，走到公事房平均三千五百大步，每日走來走去，業務自錢江橋炸毀後僅有軍運，貨運客運很少。材料有各路退來之廢料，用之不竭，而機車車輛到處將岔道塞滿，出名之津浦藍鋼車亦在駛用。

某日，杭州方面帶來水菓一大籃，家中老小得之不勝雀躍。夜間太太上吐下瀉，鬧之不休，急敲醫院西人院長後門求救，緊急來診斷爲霍亂，須即送醫院救治，當晚用担架抬入醫院注鹽水針救治，天明病情好轉，住一日回家，大小放心。

內姪女王志堅原在九江醫院學護士，此時正和一同事在我家休假，吳副局長獨子忽患腦膜炎，情形嚴重，在醫院醫治，非覓一私家護士不可，醴陵內地無此等人才，聞我家有兩個護士，就親來商請兩位輪流值班，不得已從其請，不兩星期而其子痊愈出院。吳亦住醴陵，其老父仍健在，秋天着棗紅色錦緞夾袍，老黃色錦緞背心，紅頂黑緞瓜皮帽，白底藏青雲頭鞋，鶴髮童顏，拄龍頭拐杖緩緩步行來我家，與家人閒話家常，每以家鄉點心奉享，他爲鎮江人吃揚州點心，更笑逐顏開，真活神仙也，至今想慕。

戰事并未延及浙贛路，後來長沙有敵機空襲，醴陵亦偶有警報，但敵機未發現過，我以爲可以在此苟延殘喘。在廚房後有一小山，我與吳樹基兩人用手挖一個小小防空洞，可以躲兩三個人，備而不用，聊以自慰耳。正優遊間，忽接奉上級命令，謂浙贛路改爲運輸司令部，派陸福廷爲中將司令長官，張覺吾爲參謀長，本路各處處長爲少將司令官協助軍運云云。陸福廷曾任津浦鐵道委員會委員，張

覺吾爲軍人出身。數日後局中有文書到達，謂浙贛運輸司令部設於南昌，所有本路車工機警負責首領自即日起到司令部辦公。於是又準備去南昌報到，這時華北各路南來機車車輛爲數極多，保養設備必需加強，適有滬杭甬杭州開口機廠機器有二百六、七十部之多在姚家壩成立臨時機廠一所，陸保吾爲廠長，交大同學茅家裕、柳新民輔佐機匠監工，完全爲開口廠之班底，廿八年浙贛西段拆除後遷移衡陽，爲湘桂衡陽機廠，此是後話。

戰事轉緊搶運軍輜

民國二十六年年底我到了南昌就加入運輸司令部，趕辦軍運。所謂軍運，就是江南軍隊之調動轉進，軍火輜重之運輸，以及傷兵難民之遷移與安置。江西雖屬後方，運輸實屬繁忙，而傷兵之不肯就範，時時鬧事尤爲頭痛；所以所有運輸人員必着全付武裝以資應付。我爲少將銜軍官，穿起軍裝戴起軍帽再加上武裝帶，手執短馬鞭，「像煞有介事」，其實外強內荏，看見傷兵怕得很。就是走在街頭，所有武裝同志皆向我這着少將服裝的軍官立正舉手敬禮，就弄得我手忙腳亂。因此以後我上街決不穿軍裝。至於行車運輸方面，機務處最大責任是修車、救險、避敵機轟炸、搶修炸後之機車車輛。好在這些事都由交大北洋兩幫同學努力辦理。交大同學如徐升霖、湯藩第、黃瑟若等機廠修理人員辦理搶修事務；北洋同學如楊庭蘭、胡麟台、康信然、李秀琦、安建德等，又有齊克洸昂投効之丁而盛、劉耀參加機段行車人員辦理救險、避敵機等工作，更敏捷迅速，陣容加強不少。遇到空襲警報，司機

隨即停車并將機車摘下前行，離開列車，同時車務查票員等即督促座客下車向遠離鐵道之野外疏散後，伏地靜候敵機行止。敵機有時射一兩排機槍即離去，那時帶客人返車廂候機車來到後前進。那些人都行之有素無庸處長督促，而處內有安建德工程師指揮調度，更無庸處長煩心。有時處長親到前方當面鼓勵幾句，使他們受到勉獎，更幹得起勁。平時司令部沒有什麼大事。陸總司令福庭爲人滑突，幽默成性，與參謀長張某各帶一姨太太住在附近。司令部有一個好廚子做些好菜與點心，吃得非常豐富；我們常常調侃他說「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當時我已身佩手鎗，但不會應用，由參謀長親教，先把牠拆散，過後裝好，每日必須擦磨，不使生鏽。他叫我對庭前一棵小樹瞄準放鎗，放了三響，一鎗也沒有中。他拿在手中隨意向小樹幹連放三下，三鎗皆中在一孔中。他確有一手，不能不敬佩他。有了警報，敵機來臨，我就渾身作戰，非向庭前防空濠走進不可，他們二位常以我爲笑料，敵機來臨未到頭上時硬拉住我不準下濠我就緊張得要命，渾身發抖；下去後恢復平靜。那防空濠是一個地下室，四圍是鋼骨水泥，頂上有鋼軌密排爲頂，鋼軌上堆土甚高。室內有電燈、座椅，可以靜坐看書或閒話。每日生活即吃、談、打小橋牌、等電話，無任何生產事務。

戰區方面，廿六年七七事變後，九月山西陷落，十一月上海撤退，十二月初南京失守。十二月下旬敵渡黃河連取濟南泰安而南下。廿七年初長江防務吃緊！當時外洋物資所賴以進口者祇藉香港一口，所賴以運輸者亦祇廣九鐵路及小型輪船到廣州，然後憑通車不久之粵漢鐵路，但單軌鐵路運輸是有限，不能應付全面抗戰之所需。所有運輸負責人員都在想打開此僵局，而走投無路。

有時運輸司令到長沙開會，我亦隨去參贊，但事關軍機，我們多烘先生又不能參與其事，悶煞，我們晚間到街頭閒逛，見街上人山人海，肩背相擦擁擠不堪，而所見者多時裝仕女，口音有上海、南京、安徽、九江之音調自各方傳來，蓋皆難民也。然大家以爲夜間不會有敵機來臨，都安步從容，見面談話皆雍容有禮貌，毫不驚慌。間遇故知則大開頑笑，似乎敵騎來臨祇一瞬息間不久即可退却，無庸驚怪者，此民間抗戰心理蓋對最高領袖有無上之信任。會完後，司令偕隨員立乘火車返南昌司令部照常辦公。有時弄到一輛汽車，我們就開到景德鎮看看。我第一次開眼，看到做盜胎的方法，燒窯的地方，以及彩畫的技術人員工作。市鎮甚大，製瓷家數甚多，戰時生意自不見佳。我們當天就回到南昌。

另謀通路觀察安南鐵路

此時鐵路方面有新築成之浙贛鐵路及粵漢鐵路；鐵道部部長張嘉璈又命侯家源爲湘桂路局局長兼總工程師趕築衡陽至桂林一段；因須趕通此段以疎散機車車輛及物資，准予因陋就簡先行通車然後再設法加固。原意接通桂林後就可利用安南海防之海口接收一部分物資轉運廣西，再利用公路運到前線。杜局長派我與鍾相青前往安南之諒山與安南鐵路當局商洽利用海防及安南鐵路之設備接運物資到廣西之鎮南關。我們在諒山住了一天首遊其公園，園中以榕樹最引我注目，樹幹幾十圍，樹枝旁伸，偶於中間落一枝落地又生根，於是四周皆有同生同長之天然木撐，撐住枝幹，故每樹所蔭之地面甚廣；

樹蔭下有椅可坐，我輩自戰區來，得此幽靜地方，真似神仙生活，不忍去。回路不久，又派我去雲南調查滇越鐵路運輸情形。我乘粵漢路到廣州，再乘廣九路到香港；第一次到香港，舉目無親，亦覺無甚可愛處而人口稀少，并無可驚人處。再乘輪船去海防到河內，改乘滇越鐵路火車入滇。此行經過英法兩國殖民地并未用護照。祇在海防檢查行李時法國人留難，送幾個錢就完事放行。火車爲窄軌，其軌距爲一公尺，車廂甚小，比杭州鐵路的還小。當天到老街，爲安南之終點站。過此爲中國境，頭一站爲河口，過此則山路窄險，山洞一個接一個，兩山間橋樑亦多，車行甚緩，有一次，過了一個長山洞，接着就是一個高架橋，橋以人字形鋼架架於兩山之巔，在橋上向山下望，深且百丈！驚險之至！過橋後又入一個山洞，以後漸漸下坡，到底時迴看人字橋在天上頭兩個山頂之間，後襯碧青雲天，真不信我曾在那橋駛過。沿途都甚險。到碧良寨，有支線通蒙自箇舊之錫礦，惜未暇下車參觀，以後漸入平地經開遠、宜良、呈貢諸大站而至昆明，住滇越鐵路飯店，一切設備均好。晚間去街頭閒逛，事前有人說雲南人不歡迎中央人員入滇，須十分小心云云。街道尚整齊但無甚興奮處，人較下江人矮而壯，黃黑色，大脖子甚多，每見人肩負大石而行，詢知爲「鹽巴」，卽井鹽在鍋中燒好而成鍋形。旅舍在城根，有窄徑通街。在旅舍中吃洋菜，不敢去市中吃中國菜。此行卽在看道，并略測其運輸量。因沿途險峻，夜間不開車，且車廂短，車形小，每列車不到百噸；而且單軌路列車不多，每日運輸量如有足夠機車車輛盡量駛行不會過千噸！

回去報告杜局長等知滇越路不能多助。後來方有利用緬甸之仰光海口及緬甸鐵路，再由中國建築

自昆明至臘戍之滇緬鐵路之議。不久即先有敘昆鐵路之說，自四川之敘府達雲南之昆明，中國工程前輩薩福均先生爲工程局長。薩，福建人，爲中國海軍上將薩鎮冰之子，原亦爲交通部路政司長，後爲鐵道部工務司長，爲人清廉正直，工程學問淵深，爲中國工程學者之領袖。我在津浦路曾在部中見過幾次。欽仰之忱與時俱積。

又要趕築滇緬鐵路

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敵寇更猛進不已，六月安慶失守後，卽水陸西追爭取武漢，十月下旬武漢失守，同時廣州失守。海口盡失，外國資源無法運入。國民政府已遷重慶，積極開發西南後門，以便搶運軍火及輜重。於是又要趕築滇緬鐵路以利用緬甸之仰光海口。但三百公里鐵路非一時所能趕成，真中國抗戰最艱苦的一段！回到鐵路後仍到南昌運輸司令部協助辦理軍運。此時鐵路又添了一種新任務，就是所有戰區工廠都將機器拆卸裝運後方，再尋地設廠；而惟一目的地就是川滇黔桂四省。鐵路祇通至桂林，桂林以西又由侯家源總工程師趕築黔桂鐵路，由桂林經過柳州、宜山、河池、南丹而入貴州之獨山，經都勻等城達貴陽。所有衡桂段築路人員及器材皆移向桂林以西。但拆遷之機器堆集桂林、城廂。少數廠家已用卡車沿公路向內遷移。鐵路公路皆運輸繁忙。司令部除每日讀各處報告外并無建設性事務可做，我們大家就坐着吃着聊着，無聊之至。幾十年後有深知內幕者告我，那時拆遷商運甚急弄不到車廂，弄到車廂又開不出去；司令部的人就大顯神通與人方便，人們予他們方便，黑幕重重，幾個人都弄了不少油水云，汽車司機乘國難期間，大發國難財。是真是假姑妄誌之。當時有

句流言，「喇叭一響黃金萬兩」。

在抗戰緊張，我個人百無聊賴時候，忽得昆明薩局長致杜局長抄電一通，向杜局長調我去敘昆鐵路辦理機務事宜。有這一着，沉悶局面頓時打開。杜局長准予放行後，即籌備搬家。當與材料課溫課長葦楣商量搬家辦法：由醴陵至桂林一段有鐵路可通，仍用小篷車一個可將人與家具搬走。在桂林，材料課已設有機構辦理由安南運入之器材，他們的員工可代找寓所，先在桂林住下來，然後再設法去貴陽。在昆明，溫兄知道有一鐵路材料商人楊某甯波人已移家由海防赴昆明定居，溫可寫信託他代找住房。此時杜局長又兼湘桂管理局局長，我乃請准用小篷車裝運行李，人乘客車去桂林。

桂黔之行山遙路遠

啟行時由機處員工幫同吳樹基將家具行李裝車，我親自奉母攜妻子由醴陵乘客車西行，經過粵漢路之衡陽，轉入湘桂路經過湖南邊境入廣西境經全縣興安兩大站而達桂林。此時桂林爲後方重鎮，站內外及城內外人口密聚，器材堆集如山。經材料課同仁代覓得住處在城外七星岩地方，一進三間，甚小。我們兩口子帶四個孩子住左房，老太太住右房，并堆不用之家具行李，小張媽陪住。中間爲廚房飯堂；吳樹基晚間在此睡行軍床。原來佣人如大張媽早回河北，大吳媽小吳媽皆回南京鄉下。小張媽因乃夫不才，不願回家，吳樹基忠心侍候老太太。所以現在一家人祇有九位。（我家七位、老太太我夫婦及三女二男連同他們二位）住下後先找防空洞，原來屋後不遠有山即七星岩，岩下有山洞頗大可

容千人。當時雖爲陽曆十月初，廣西氣候不冷，住房太小無法洗澡。我們浙贛路同仁曾合資在桂林開一個大華飯店，由周良相副處長爲總經理，覓到後承周熱心招待，說明來意，他建議一家來開一個大房間，全家輪流洗澡。於是如法泡製，一家自老太太以下連同男女傭人皆大大清潔一番，并在大華飯店晚餐，做的中國大菜甚爲可口，而咖啡西點更出色，一家歡樂。

桂林城裏街道整齊市房櫛比，所有公務人員皆着藍棉制服，整潔樸素。城中心有獨秀峯，孤峯獨立，樹木蔥蔚，有石徑可登，全城在望。四圍有機關學校圖書館等。城外諸山與以前所見之各種山脈迥異。別處的山皆由地面漸漸高起以至於絕頂，桂林山則平地突出，無緩緩斜坡。一眼望去，有無數奇峯高聳，峯邊即平地，不見岡巒之起伏。人稱「桂林山水甲天下」，真名不虛傳。又聞「陽朔山水甲桂林」，急邀友同遊，原來陽朔地方四面皆出奇峯，中間平原爲農田。山上雜樹叢生，疊翠凝江，山下阡陌如雲青蔥可愛，蓋吾心目中桃花源景象也。田中人皆粗布衣衫勤於農事。不抗戰無機緣與此等仙境之山水人物接觸，自引爲幸。

住桂林已兩週，吃喝遊山玩水，曾到附近之月牙山僧院吃豆腐。此豆腐係與冬菰同煨甚有味，惟實價兩元一碗，實在太貴！不事生產者久矣！急須覓交通工具去貴陽再轉昆明。與材料課人員商洽，此去貴陽祇有運貨卡車及郵政卡車兩種，但都因客貨兩種，都被訂定一空，祇有慢慢商量慢慢尋覓。結果找到一家商用貨車去重慶，可帶人貨去貴陽。於是決定搭乘。十一月廿左右啟程，因卡車完全硬板老太太不能吃這種苦，與司機情商由我坐司機旁座，請先母坐我身上，以我之兩腿作軟墊，并由我

抱住上身，如此顛簸較緩。公路不平，車行甚緩，上午九時開，下午四時許即須停車住宿，第一晚住柳州靠河邊一家旅舍，人多屋少，嘈雜不堪，幸飯店尚佳。住宿須用自己行李，我與吳樹基及小張媽忙之不休。胡亂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就起身，洗漱進餐并打行李，九時許。開車到宜山吃午餐，我們吃些麪點充飢，再走經河池到南丹，沿途山地，地瘠民貧，樹木甚少。到南丹寄宿一家小店，據說此地爲麻瘋猖獗地方，連鷄蛋都有瘋菌，嚇得人不知所措，只得吃些素麪充飢。又聞此地鹽甚精貴，素常有一鹽塊用細繩扣起，如有用者，可將此塊向湯或菜內一浸，每一浸收一文云。所住房係竹子搭起，走路則搖動有聲。第二天一早起身，大小催行，幸天氣甚好，開車不久即入貴州境經獨山都勻而至貴陽，住一小旅館，用了三間房，自己燒飯。原意在此找到西行卡車即走，不意等了四個禮拜才找到一輛郵政卡車，還是兩家合用，另一家是郵政人員調差去昆明者。

在貴陽這四個禮拜不易過，原來貴州省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窮苦地方，所幸費用甚平，不致不能維持。有一天，天晴有太陽，就全家去大名鼎鼎的「花溪」地方去遊歷一番。事前好容易借到小汽車一輛，顛顛簸簸地找到了，大家下車一看。原來是一條寬河，河水緩流，水草隨流漂蕩，偶有小橋，榆柳夾岸，花溪中心有小洲，洲上有亭，髹漆一新，四圍有山，見古木森森。據稱此爲最近省政府所建爲市民游憩之所云。龍場驛爲王陽明謫居講學之地，在貴陽北修文縣，另有黔靈山黔江之勝皆因無代步無興致去遊，且棲遲旅舍，心在目的地而無法到達，同時日寇狂追，每日失地千里，前途如何不得而知，更無心遊覽。不過老太太生活甚安，蓋已到滇黔地方，阿芙蓉可

公開吸用也。貴州茅台酒爲國內佳釀之一，偶亦購嘗但覺性烈不適於胃耳。

郵政卡車去昆明

預定十二月廿五日啟程，當日一早全家起身收拾，看天色甚好；蓋在川黔行路遵當地風俗「鷄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也。大概八點鐘不到就開車，老太太仍照前次辦法坐在司機旁座我的腿上，并由我抱住。沿途并不冷，而山路崎嶇，究因郵政車保持完好而司機常在此路行走行車較快較穩。過黃菓樹時司機特停車指一大瀑布相告。懸崖匹練，高達數十丈而寬可百尺，珠玉飛濺，惜無日光相照，否則必可見飛虹橫駕也。午後經十八盤，其形勢如南口平綏鐵道之人字路，不過此處下山有十八個人字路連接而下，兩邊皆有深谷，司機全神貫注，我與老太太目見心驚屏住呼吸虔誠禱告，安全到達。司機說「在這種險地，倒不常出事，但到平地後，出事較多！」到雲南之霑益，地勢較平，停車休息吃飯。飯後再走，經過曲靖馬龍而達昆明。在綏靖門入城時見兩旁磚房矗立，石板路平坦而樓簷皆髹漆紅綠，整個像北平前門大街；抗戰時蜷伏窮鄉僻壤者有日矣，忽見輝煌建築，一家老小，精神爲之一振，不圖苦行千數百里而尚有如此大城，不逃難不會知中國幅員之廣大也。

金鷄碧馬過橋米線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我鐵道工程人員到達昆明，這是蔣委員長「以空間換時間」的大政

策之一。我們到的那一天是一九三八年耶誕節，沿途並沒有看見有什麼慶祝聖誕的模樣。按地址找到楊老板（文軒）的住址，那是早接頭好的，在東門內綏靖大街頭一家鹽棧樓上。兩進，每進二層樓，都是三間兩廂的格局，樓下完全是鹽棧的地盤，堆的到處是鹽巴，每個鹽巴有幾十斤重，都是由鐵鍋裏熬出來的，所以每塊鹽巴像中國煮飯的鍋，是一個半球體。楊家住在後進樓上，共有兩個正式臥房中間一個廳，右首有個大廂房，後面有個小廂房，楊家夫妻兒女住東臥房，我們夫婦連同兩個小孩卽傳方與攔英住西臥房；老太太帶着攔英長女睡廂房，小張媽帶着掬英也睡在廂房，吳樹基在樓下鹽棧裏睡。當晚到達先買些麵點吃吃，梳洗了睡覺，第二天與楊老板夫婦談論房租及吃飯辦法；房租按所用房間多少算，吃飯兩家輪流當家；第一個月楊家當家，由他們買菜做菜，每月菜錢由兩家人口分算。楊家爲寧波人，他們的口味與我們揚州人完全不同；而且他們做一次菜吃幾天，許多天都是剩菜用蒸籠蒸熱了吃，大小吃得沒有勁。結果還是各人燒各人的，到也過得蠻安逸；老太太吸到了雲南的鴉片煙，那是中國出名的雲土，又便宜又好，香氣馥郁，她以爲這是人間福地。

我預定一月一號去川滇路報到，先到昆明街看看，原來我們昨天來的這條路是川滇、黔滇公路之延長，是惟一的柏油路面大街，是新市場，所有電影院、戲院、大旅館、大飯店、大商店都在這東門外大街上。金碧路是在城裏是南北大街，青石板路，兩邊商店整齊，而大街的南北兩端，有兩個高大雄偉的牌坊，都是仿北京三脊飛檐的結構，油漆得金碧輝煌，一個牌坊上彫有「碧鷄」另一個彫有「金馬」兩字，代表城外金馬碧鷄兩山。街首有廣場有花市，蛇紫嫣紅中有白茶花、晚香玉，香氣四

溢，時已舊曆十二月初矣，而天氣溫暖如春。我想買花而不知花價，說話又不懂，姑試以銀毫一毛，賣花女子我一大包，無法捧走，祇好減買一半。原來雲南用毫洋爲國幣之半，而且雲南出產豐富物價甚平，據說他們農田每年有三次收穫，一次收穫一年就吃不完，穀賤，故其他一切皆賤矣。廣場四周有小吃店，有賣米線者不知何物；進去買一碗吃吃，原來是粉絲湯，但其粉絲爲米粉做的絲，而湯爲鷄湯，這叫做「迺橋米線」，每小碗祇五分錢便宜之至。隔鄰有咖啡店，其咖啡爲咖啡粉隨叫隨用開水沖，爲法國式吃法，吃來亦不壞，玩了一天，步行回家甚累。第二天陰雨甚冷，看樓下小老板及諸運伙皆瑟縮不勝寒者，問何不加件衣服？答曰「我已穿了三件掛子了！」細看全是單布衣三件，蓋雲南天氣是「四時皆溫暖，一雨便成冬！」太陽一出，又溫暖如春，無庸多製棉衣耳。

等待築路常跑警報

不久，妻姊即王遜先夫婦趕到，即住在小廂房內。原來他們住在九江，抗戰後中國銀行移湖南零陵，他們就移居零陵，我們由醴陵西遷經過零陵時就帶着他們住桂林；由桂林到貴陽後他們也搬來，及我們搬昆明時，他們因我們的卡車坐不下，就留在貴陽等車。此次趕來，大家同住非常高興。不過昆明海拔六千英尺，空氣稀薄，呼吸不易，而王遜先有哮喘病，吃不消；不久即搭滇越鐵路去河內海防乘海船回上海去。

我上次到過昆明，但此次所見與上次所見者完全不同，遂問人走到火車站再進南門找到鐵路賓館

，原來這館所在，在偏僻城根，離開正街甚遠。川滇路局在城中心靠偏近西門，地方甚大，門口甚堂皇，似乎是一個舊衙門改的。現在的局長是沈昌，原來就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在上海新亞飯店對我說：「仗一定要打，敗一定要敗」的那一位；見面後大談戰事情形，又說「現在退到後方交通惟賴飛機，像我們要常常飛的人，不知什麼時候被日機打死，或自己掉下來跌死！」不到一年這位先生就腦沖血在大廳上，站着送客時倒下來就死！與飛機無關！看他年紀不到四十歲，大概年輕好勝，日日夜夜挖空心思在對付人，以致不得長壽哀哉。

當時余又去見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薩福均先生；他現在是交通部技監兼副局長。見他時，介紹了該局總務處長吳次風，又介紹了黃湘濤。吳浙江人有紹興師爺風度，和顏悅色態度從容而對於路事管理得有條不紊。黃江南人，三十許，身段不高而雍容華貴，面圓、膚髮秀麗，說話有身分，此為我平生第一次見到的鐵路女職員。薩先生說：「你來此上班，有什麼事問他們兩人好了。」技監下設機務室其主任為程孝剛先生，見面後有許多舊事重提；他說：「現在重慶交通部路政司為楊孟紀先生；楊毅（華臣）為路政司幫辦專管各路機務事宜，他不久會來昆明視察，其下有老朋友翁為（存齋，以前津浦浦口電廠廠長）王弼（前京滬機務處長）。路政司內尚有前津浦工務處長吳西箴，號誌專家汪孟賢等。機務室內除我外尚有顧毅成工程司等數人。」

川滇鐵路係自昆明直達重慶之鐵路，現在開工者祇敘昆一段，由昆明向東經曲靖、霑益、宣威、威寧，而達敘府；當時工作為「做土方」即高者挖低，低者填高之土方工作，工程處之土木工程司有

張海平吳祥騏等皆係原在東三省修築鐵路有經驗之工程司，工程處設在東門外，他們忙得不得了。他們說：「我們在瞎忙！忙了有什麼用？既無鋼軌又無枕木，趕完了土方幹什麼呢？」言下不勝唏噓。我在回想，要我在這兒幹什麼呢，鋼軌枕木還沒有，更談不到機車車輛！此後我每天上班就在紙上談兵。不過此時前方吃緊節節撤退，天天有人自前方退到昆明報到。春天裏，天氣好，敵機也有時到昆明來，有了警報我就走出西門向農村裏奔跑，在離開城七八里地方停下來，坐在田埂子上看敵機來臨，有時有三架兩架，有時祇有一架，倒沒有下過蛋，祇偵察偵察而已。在田裏發現了昆明肥沃的土，一片碧綠中，偶有菜花朵朵粟花像海一般遠遠流去，無邊無際。如口渴肚餓了，就在田埂上摘幾個蠶豆苞剝開來吃，又甜又嫩又有水，真好吃。再看田畝四周有行行楊柳樹、桃花；這一片平地外就有許多山包圍着，青山綠水勝過揚州！歸途不急就閒眺村落、遊野寺，問寺中有無空房間出租，答「有」。我心中就在想將家眷搬到野寺來住。後來敵機來多了，我真租了一間房請老太太來住，并叫小張媽及大女兒大兒子陪住。

溫泉幽雅河小流長

剛在這時候我的太太鬧小產，這也是愚昧所致，原來雲南出白藥，是土產仙丹治百病，太太傷風咳嗽，我叫她試吃白藥，那知道這是催生的藥，當晚就流血小產。小產後血流不止，不得已送惠滇醫院，由一個女醫生診治，據她說要留院「刮宮」，大概子宮內還有剩餘骸體非刮出不可。這病房好大，

空洞洞地一張小病床，而所有的門窗都下鎖，我問女醫生，她說：「地方不靖，有小偷！」她又告訴我：「我們這兒有一個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醫生叫陳丙子；但因他是福建人，他自稱姓譚叫譚丙子！」太太住了一禮拜就回家，我沒理會這姓譚的先生。三十五年後我住在普林斯頓大學左邊，我生胃病找了一位中國醫生，姓譚。談起來原來他就是惠滇醫院的上海陳丙子醫生。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昆明鄰縣安寧有一個溫泉，有人引溫泉入室開了一個華清池，地方幽雅可以舒暢精神，程孝剛有一天約我去入浴。我們到城外公共汽車站搭專往安寧溫泉的汽車；有兩家甚便，我們買了來回票就去了。開車過碧鷄關就是平地，約三十哩就到了。華清池在一個小河旁邊，裏面有方池，寬約十二呎，高可二呎，青石爲底，白石爲邊，池中有石凳高出水面，水深尺許，水由一邊汨汨流出，對邊溢出永遠清淨溫暖，有些微硫磺味，浴時坐石邊或石凳上甚安適。浴後尙早就在左邊新生咖啡館吃些點心，聽說河那邊有座小山，山上有一座小寺，我們就去看看。到河邊有一個渡船河甚狹，一船伏執篙一撐即抵中流，隨流而行即抵彼岸。問此河何名，他說：「這河叫螳螂川，你不要看它小，它南接滇池，北入普渡河而入金沙江，再經揚子江而入海！」我們兩人聽了很想駕扁舟駛入揚子江再浮江東去！問：「山上何寺？」「叫曹溪寺，有僧人住持，風景甚幽，可住宿。」我們循河西岸南行，越行越高，達山脚下，稍息再登泥坡而上，有大門朝東，曰：「紫氣東來！」入門朝南。有一大殿，殿內找到住僧，衣冠不整，烟容滿面。導遊，見殿前有銅製觀音塑像，似出名手，頭面身段手足皆合度，而衣服

摺緣等皆有風致，程謂藝術學院塑像科成績未必有此。殿左有元梅二株，大者合抱，枝葉蔭半院，小者祇餘老幹，旁出一枝橫斜有致。殿右有優曇花兩株，高可十丈，蓓蕾甚多，著花者皆呈白色多數呈黃牙色，萎而無力；僧謂此花結朵時要兩三個月方長大，到放開時不到一天，就萎縮；所謂曇花一現者是。院中香氣四溢，花大如碗。想天地造物在準備時誠不惜時間，到演奏時不過一剎那耳。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謂暴雨地震之發為時極暫，而準備此暴雨地震之勢，誠不知要費幾千萬倍之時間。人間一切何不以天地為師而多重準備工作乎。花台邊有玫瑰花數叢亦正在放花。僧導遊僧房及羣房。右邊有樓兩棟。一為三開間一為五開間，前邊又有大堂窗櫺尚未完成，開間甚大。程問此房空着可惜，願出租否，僧答頗願出租，惜無人要耳。俄即下山回昆明。途中程有意包租此寺房為機務室辦公地，樓房作為家眷住所及職員的宿舍，問我願來否，我自然求之不得，既不須逃警報又落得安居在風景區。

人員湧至紙上作業

程先生此後就向薩技監建議將機務室移溫泉曹溪寺辦公，請求調我到機務室服務。後來他帶薩到溫泉參觀，同時派庶務與住僧接洽租用并請派人收拾打掃。九月間日軍發展攻勢向長沙衡陽進發，粵漢湘桂不保，同事皆紛紛後撤。杜局長原來主持粵漢路，迨粵漢失守，交通部派為滇緬鐵路工程局局長，他就帶同大隊人馬來昆明。譚岳泉田定庵、顧啟文等人皆來。昆明現為人才器材集中地，除鐵路公路人員外，資源委員會亦在昆明郊外設廠，如中央電器廠有交大同學陳雲、陳良輔等主其事，中央

機器廠，有清華同學王守競等主其事，又有電力製銅廠等皆已佈置就緒開工出貨。薩技監呈請交通部將我由敝昆路改調機務室服務照准後，我們決定雙十節搬家溫泉，當時搬入者除程陳二家外有顧毅成工程師，其下幫工程師、工務員多人，如熊正琬之弟熊崧生，黃明憲、樊翁、薛瑾、錢燕喜等十餘人。我與程分住朝南樓房，我取東間，樓上爲我夫婦及子女臥房，樓下爲老太太及小張媽臥房。樓下西廂房爲廚房。朝東五間大樓，樓上爲同人宿舍，樓下爲大眾飯堂。前面五開間朝南大廳爲辦公室。幾日後佈置完竣大家安心辦公。

我之任務爲設計川滇鐵路及將來滇緬鐵路之機車車輛，當時決定雲南鐵路爲與安南及緬甸接軌，決定用一公尺軌距，坡道不得過百分之三，彎道不得過十度，機車齒輪壓軌重久久不決，後在昆明幾度開會方決定增至十五公噸。條件既明我就開始設計并採用四——八——二式機車，客貨兩用，即由繪圖員開始繪圖設計。我現在可以做些研究工作，想在浙贛行車時有一段時間機車屢屢出軌。尤其在五里墩及株州兩站出軌，檢查軌道岔道道台等均無毛病爲什麼常出軌。故想對此作研究後做一論文。前此已函倫敦同學楊恆代購寄 *Journal* 所寫「機車行彎道上之力學研究」，現已寄到，又請同事孫竹生工務員譯寫俄文機車行彎道上之研究。研究經月不得要領，後又得 *Zakari* 一文方較有頭緒，後來知道齒輪輪唇壓軌之旁壓力與出軌有關，此壓力太大則出軌無疑，該機車前進時第一外輪緣與外軌內面間之壓力超過該輪下壓力時則不出軌！於是即用此意寫一論文，預備在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月刊發表。此文費力甚大，除自己寫算外，由同人抄正，又由繪圖員繪圖，費了一個多月時間方弄整齊，適重

慶主持「工程」月刊之鄭華博士來函謂「月刊」稿件已齊就差機械工程論文一篇，余卽以此篇塞責，結果此文得本年首獎，甚爲得意。程先生見我得意問得原因後他打趣說：「這有什麼呢？我同顧戩西（毅成號）下圍棋，每勝一着卽大樂，一天不知大樂多少次呢？」

霧裡看花遲起晚睡

我們住在晉溪寺就像住在天宮裏一樣，每早起來看雲海，中午無事插鮮花，晚上看看閒書，下下棋、打打小牌。昆明人決不早起。早起有瘴氣，人吸了會生病，他們都要睡到中午以後方起身，夜間可以通宵不睡；所以商店上午不開門。中央人員移住後省政府方與商家協議每晨十時開門。我們在上早起，開門向東南一望，大千世界全爲雲霧罩滿，祇留幾個山頭在外面就像大海裏幾座小島一樣。日出後，表面雲霧漸消，慢慢地就顯出下面的世界來。許多樹頭山頭都漸漸冒出在日光下光芒四射，其下半截仍在雲霧中，真好看！其餘散的時候也極快，不到幾分鐘全部散完。碰到陰天就整天不散，那就是二雨便成冬了。有幾天晨起大霧五步不見物，登樓遙望，迷茫不辨西東，擬看霧開時作何景象，不知因何事所牽未得始終注意，一抬頭一切皆清晰如常。程謂在武漢時常見江霧迷漫，開時一二分鐘卽全部散清或與空中電氣有關。院中所有花木，有點不分春夏，如玫瑰迎春杞頭紅果紅葉同時競生存，有時集置花瓶中，不知是真是假。殆天氣日暖夜寒所致。而天氣變更之急驟亦有非下江人所明白者。有一天晚間在同仁宿舍閒談忽聞山後風聲如萬馬奔騰，風後不到五分鐘卽覺寒氣侵人矣。又有一

天晨起溫度變化。房間內 44°F 簾口爲 34°F，外間手中已凍，大霧迷漫。散後陽光普照，十一時廊沿 54°F 下午 60°F 甚爲舒適。閒時嘗探庭前春梅數枝插藍瓷花瓶中，置公事桌前，花枝橫斜，花色微紅花瓣重疊而花香四溢，庭前元梅之賜也。外望各山頭迎春花大放亦折兩枝插瓶中，則增加了黃花綠葉再佐以大紅色之枸杞果實，不亞於家鄉天竹爭子臘梅在之鮮艷矣。

新知舊友雲南麻將

關於山間與城內消息當時無電話，除寫作外，有重要事則派專人接洽。關於敘昆滇緬經費會有兩批人上山來報告。第一位是孫嘉祿先生，他是前滬杭甬鐵路機務負責人。他說：

「敘昆所借法款第一期一萬萬法郎（約合五十萬鎊）即可成立，除購 350 公里鋼軌及配件（每公里八十噸，每噸十二鎊）約費三十三萬六千鎊外祇餘約十七萬鎊以購機車車輛；每輛機車即需一萬鎊故能購之機務材料甚少。」

第二位是顧毅成工程師，他說：

「此次敘昆所借法款共計四萬萬五千法郎，第一批爲一萬萬法郎。總機廠爲一千萬法郎合現時國幣四百萬元。合戰前國幣一百萬元。總機廠爲滇緬敘昆所合有，則滇緬亦應有此數，從前貴溪總機廠預算約二百萬元故此數不算小。」

他們走後，叔時（程號）與我就準備做昆明聯合機廠事及趕辦兩路機車規範書事，公事房又忙起來了。

昆明派朱蔭桐工程司來，此人係一九三七年美國普渡大學碩士論文爲機車修理廠之設計。畢業後曾到伊立諾大學讀一學期，與我的老師們如正東揚、些密氏、金氏及須來得等均熟悉，「他們都談到了您，并且談了您的碩士論文；這次來昆明是專門來請教的！」說得客氣之至，當即將總機廠設計事交給他負責。

有小學教員方某係昆明職業介紹所應程叔時徵求函而來。自稱係金華人，在金華師範畢業，父母健在，有兄在金華經商，訂婚未娶，此次來昆明方二星期，因生活費用無着不得不急謀一職餬口。此次千餘哩來昆明完全步行，即昨日昆明到安甯四十公里，今日到山十公里亦皆係步行云云。適叔時赴昆未回我不知其意，故不能做主，方急欲回昆因身邊祇有幾毛錢云，余不得已暫借伍元讓彼回去，究竟是否屬實，亦不能深究，蓋在抗戰時期不能讓此等人挺而走險或即東去做漢奸都於國家不利。又有葉秀峯姨侄李馨者偕一女友李某自上海來，持秀峯片求見，前聞高孟起云此人亦爲彼之表姪遂留住，略與談上海淪陷情形，據云日本人現亦採懷柔政策，汪在上海愚園路極拉攏教育界。日本人在愚園路一帶保衛至爲周密云。

消息傳來交通部楊幫辦已由河內乘滇越火車入滇，即日可到昆明，程與我一早下山搭公共汽車進城。先到滇緬路局，該局正移住祿豐辦公；機務處顧啟文陪楊幫辦一行到馬街子參觀中央製鋼廠去，下午黃子焜請幫辦在他家吃飯，可在黃家見面，下午六時許即到黃家與幫辦見面。飯後同回幫辦所住西南大旅社宿焉。次早由孫瑞璋及莊驥兩同學約在綠楊村吃揚州早點，後即去學士巷看航空專家莊前

鼎；他新患傷寒病初愈，精神不佳，據稱某日有四十餘人在太和酒店中聚餐，後皆患瀉彼因此大病云。當時約好下星期一下午在北門街七一號中國工程師學會開中國機械工程師會。晚與程請何元良王弼顧啟文諸人到光華街義和園吃烤鴨，地方及座位均簡陋但鴨味甚佳；飯後到何元良家小牌；何與程爲美國普渡大學同學，彼回國後即在昆明主持省辦機器廠甚有規模。住處爲一大住宅，間數甚多，院中花木幽蔭，太太甚肥大，行步顛預。他們打雲南牌，每人十七張，而且有花三十二張；我看着眼花不能上台。何夫婦及程顧一桌；開牌後何夫婦開始唱牌，更未所前聞。程說「雲南朋友待客，都有鴉片烟敬客，你們怎麼沒有？」大家狂笑。何說「這不是笑話，現今還有人如此！」牌後即在何家睡。次日爲星期日，吳次風請在家中吃飯，下午三時大家紛紛到達，薩技監楊幫辦等十餘人，有兩桌牌，但均非雲南打法。當時招呼一切者爲黃湘濤女士，男女僕侍候甚有度飯食亦佳。飯後我們又去西南旅社度夜。當夜所不解者，何以吳次風請客不見吳夫人，而全由黃女士指揮招待，飯後諸客皆散，未見黃走心中老是骨都着。幾個月後至溫葦楣家與溫老太爺談起他笑說：「此爲抗戰常事！他們同居了，朋友也心照不宣！黃女士處之泰然，大方得很！」，這悶葫蘆到此時才打開。

工程師會昆明盛事

溫葦楣談廣西退出情形甚慘，那時日軍在廣東欽州防城得手後，因西北爲十萬大山無法推進即進軍東北，攻取南寧；南寧被炸得一塌糊塗。「我們退到柳州宜山，擬乘桂黔火車北進。鐵路上人山人

海，每個車廂不論客車貨車，車頂是人，車底是人；而鐵道被許多列車堵死，前面列車因機車無煤，正燒木材，木材又缺了，拿客人的行李家具燒，客人路員們到日圍山中砍樹運來燒，車行如蟻，一聲警報，三架敵機到，炸死上千的人；三架走後，三架又來，少壯客人都下車疏散到四野避難，炸死者多老弱殘廢！局長侯家源日夜在前線調度，辛苦得不得了。消息傳到重慶，委員長大怒要槍斃侯局長，侯局長弄得焦頭爛額，幸有要人爲侯說情才免得一死，眞苦透苦透！」云。抗戰中可歌可泣之事甚多，此不過我們所知道其中之小部分耳。溫在昆明仍辦材料來源。

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董事會開會時到有楊毅、程孝剛、周仁、王弼、莊前鼎及余六人，大家舉我爲董事會秘書，當時議決了幾件事，我將紀錄交會長楊毅。會後到唐繼堯墓遊覽讀墓表方知此公歿時纔四十三歲甚爲可惜，然而生僅四十三歲而成就如此豐功偉業我輩眞愧煞。遊後到何元良家，此時幫辦宣佈當日是他的生日，於是津浦路、浦鎮生日會之會員在座者有吳西箴、翁存齋、顧啟文、楊毅、程孝剛五人。於是依次敬壽翁酒至壽翁頽然而後止。當時到者尚有孫瑞璋、吳慶衍等多人。次日技監請在正義路同義樓午飯，吃北平麵食，甚滿意。飯時技監謂後日全體到溫泉曹溪寺機務室開機務會議，我與程下午即乘公共汽車回山準備并佈置開會吃飯等事。

當日早起余即下山到汽車站迎候，九時許第一輛小車則有技監幫辦及汪孟質三人，第二三輛有杜局長王弼顧啟文孫嘉祿顧毅成等，最末爲一卡車載有聶光墀吳慶衍多人。到後先約去溫泉洗澡，澡後上山并到珍珠泉一遊，回寺午膳。膳後參觀公事房及宿舍，大家以爲山居，空氣好、陽光好，皆爲城

市所缺乏到此無不心曠神怡，得未曾有。下午一時許開機務會議到會者有薩技監、楊幫辦、王科長（嘉）、程孝剛、顧啟文、孫嘉祿、顧毅成、汪孟賢等。技監主席、余紀錄，薩楊相繼演說，演說後已三時許薩杜須先回昆，餘人留下討論敘昆滇緬兩路機務事宜，留山過宿者有楊、王、孫、顧、顧及吳慶衍等；好在早已準備并無問題。晨起時諸位客人已到珍珠泉欣賞雲海及日出，歸來皆盛贊山水風景特殊。九時繼續開會，討論辯論，興緻盎然。山上原未備午餐，吃時請大家下山到新生咖啡店午餐，餐後遊沿螳螂川山洞，有醒石醉石暖谷寒谷諸勝，而此間有前人題咏甚多，康熙長白石文晟者最好，有范承勛題「石玲瓏」，又有明嘉靖崇禎時諸先生題詠，未見有明以前者，上山繼續開會。會後諸人仍滯留一宿，次晨乘公共汽車返昆，臨行楊諄諄囑告今日將會議錄弄好明日送薩杜閱後印好以便帶回重慶云。余返山後即趕辦紀錄，當晚趕完後，先請程閱改。次日余即遄程去昆明面交楊幫辦，了此公案。楊面告，兩路昆明機廠，事體重大，須派余主持。余面告以杜之爲人器小量窄，不易與；且以往經驗，他總將機務預算移補工務用途，不顧機務死活，表示不願與共事。楊謂此次係由部主持并由部在兩路經費內扣下機務預算辦理，不與杜生直接關係；余表示非如此辦，任何人辦不了。七時杜局長請吃飯，即將會議紀錄送交薩杜楊過目修正後顧啟文油印交卷。飯後與程到何元良家又由何太太拉住打牌，次日回山。

此次會議中，即有某工程司，（以上名單中未記其名）。自命爲機車專家，大言不慚，然爲楊幫辦所倚重，他說什麼，楊總以爲對；楊有時不解就請教他。開會時他說了好多錯話，幸我有許多參考

書查；我當時駁倒他并引書爲證，幾次駁倒，他仍不以爲恥；仍說某書某書如此說，我拿書對證，原來全是誑話，真把我氣死。就有這種強不知以爲知的人在重要會議中亂發言，「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次日到滇緬路局晤總務處老友譚岳泉，適嚴伯和劉善之自桂林退到，譚即告我謂將派嚴主持羊老哨材料廠事，劉負責祿豐同仁宿舍事，皆甚妥；當請嚴劉二位同去溫泉，嚴劉向譚請假休息後，即回到城外搭公共汽車回溫泉；逃難中遇親人真是樂不可支。到山後即帶二人到老太太前請安；老太太見了兩個姨姪，真是笑逐顏開，問長問短。他們留住兩日，每日老太太燒獅子頭煨鷄以款待兩位親人，嚴兄又會燒烟，睡在床上，替老太太燒烟她更覺喜慰之至；次晨二人辭行回昆，老太太尙有不捨之意，不免老淚雙流。余親送二位到昆上班；適何元良家請客，我亦被請，到者有楊、程、顧、孫、翁、吳，諸人，席間有烤小豬一只，不免太貴矣。席間談及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在昆明開會事，會期爲十二月廿三、四、五日；本年會長爲曾養甫，彼爲交通部次長、副會長爲陳立夫，彼爲教育部長；他們二位均擬來昆赴會；省政府有盛大招待會云。回山後我就把我的論文「機車在彎道上行駛有無出軌之危險」一文再詳看一遍預備在開會時宣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三日星期六，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在昆明聯合大學開會。九時行開幕典禮，由會長曾養甫致開會辭，蔣委員長孔副院長祥熙皆有訓辭，由教育部長陳立夫宣讀。龍雲省主席致辭大意說：好工程師之條件有三，一爲公忠體國；二爲吃苦耐勞，三爲精進不折。龍身材不高，而言

詞清楚、態度沉着；說後工程師們對他的印象極好，又有龔廳長致辭，他的大意說：工業化與農業社會不合；故抗戰後沿江沿海工業化人民到農業社會之昆明來，有些格格不入；因為工業化的頭腦是講時間與效率，而農人決無此想，所以外省人不免與本省人生磨擦云云。此話甚中肯，外省人對本省人生活習慣實在看不下去。晚到吳次風家晚飯。有錢昌淦、張海平二人在，打牌又由黃湘濤招待，非常舒適，牌後又住旅館。

名流譚論音樽候教

次日到西南聯大食堂聽陳立夫演講教育宗旨，到者約三百餘人，他大意說：今後教育宗旨要與立國要義相合；立國要義為管教養衛。以前第一時期為職業教育係教與養相合；第二時期為軍事教育係教衛相合；第三時期應為導師教育係教管相合；如此則教育與管養衛相合云云。說話極有層次。此公比我年輕，而頭髮大白，身體發胖，氣色亦佳，平時修養之功也。會後見徐恩曾亦在座，要人忙人都來到會，工程師會有福了。本日原有論文宣讀會因時間已晚改為次晨。晚由建設廳長繆雲台請在雲南大學至公堂吃飯，為自助餐式。開飯前繆廳長高聲說「因為今天請的是工程師，所以祇準備了工具與材料，請工程師們自己動手處理。」甚為簡單別緻。吃飯時大家自由走動談話，我遇到昆明電機廠廠長金龍章，此為第一次相遇足慰景仰之忱。卅年後我們同在美國麻省，他在溫特華氏工學院主持電機，我在安雅中學主持數理，過從甚密。繆為雲南才子早年遊美在普渡讀工程，回國後即在雲南辦實業

辦銀行，他現兼富滇銀行董事長。箇舊錫鑛董事長所有雲南工商事業他都有份；爲人清正幽默，爲朋友所敬。

耶誕節日又爲 蔣委員長西安事變脫險紀念日，省府晚間在省府宴諸工程師，帖上寫明「音樽候教」，大概是飲酒聽戲。上午先到雲大至公堂讀論文，到者甚多，間有四年級學生在內旁聽。余讀完後去川滇公司晤吳西箴孫嘉祿郭存齋等，飯後同到汪德侃家小談，下午相與到華山餐室飲咖啡後同赴省府晚宴。省府在城東北五華山巔爲吳三桂舊宮，建築極堅實，有石級可登亦有汽車路可通。我們先到客廳，廳有三重皆甚精緻，最內一間最大可容百餘人，陳設富麗，燈皆反射，有地毯沙發，比浙蘇贛湘等省府堂皇得多，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七時軍樂齊鳴相將入食堂，西餐演戲。龍主席及曾養甫陳立夫及緬甸訪華團十人入席後即開鑼。首三曲爲演戲(一)李小仙之斷橋會，(二)栗成之之弦高救國，(三)劉海清之甯武關，聲調在秦腔京戲之間，似乎萎靡不振；據聞栗成之爲演戲之譚鑫培做功實在不壞，惜爲腔調所限，無動人處，演戲演完龍主席致辭，陳部長答辭，略稱彼在委員長處爲機要秘書時每讀龍主席致委員長密電一向擁護中央一向爲中央籌劃，爲外人所不知，龍主席誠爲公忠體國之模範人物云云。緬甸團長 Baldwin (包君)答辭願與中國合爲一體對於中國抗戰十分同情，對中國文化十分景仰。在重慶已成立中緬文化協會願在昆明設分會。當由在座各人簽名成立分會舉龍爲會長包爲副會長，曾養甫代表中國工程師學會致謝辭。接演京戲：(一)長坂坡，(二)綺羅香之醉酒，(三)嚴俊之過五關；皆服飾鮮明、精神飽滿，夜一時散會。

參觀工廠精華備具

次日全體到馬街子參觀各工廠，此等工廠集全中國之優秀人才，精密儀器，及高等機器之大成，不可不看，余在旅館七時起身出門，天氣寒濕有微雪，八時趕到吳次風家吃早粥，粥後同至南門外乘汽車出西門到西南運輸修理廠，有茅屋數百間做修理工作，其實不避風雨，會員們參觀後被邀吃點心；十一時始於風雨中離開該廠，余與吳次風坐車中納悶。

煉銅廠有火煉電提兩種方法，電提係將土銅提成壳銅之辦法。能量每日可出產十噸，但原料祇能供應六噸，全廠明亮整齊，管理甚善。

電工器材廠第一廠製造銅線，第二廠製造電話機，第三廠為電力廠，第四廠在猛林製造無線電器材。我們看完了心中有一結論就是：住房多於工房，工房多於機器，機器多於工人。後來參觀中央機器廠其結論與此同。

當日雷雨交加為昆明少有之天氣，我們走泥濘土路到招待所吃飯，奈已聽飯後鐘矣。參觀時毫無組織先後到達不齊。先到者先吃，後到者吃冷飯冷菜。方剛為總務負責人係唐山同學，見面後承享以熱茶，茶後又去看廣播無線電台；台在山峽中，築三和土一公尺厚之圓頂屋為機器安置所，其容量與南京者同為五〇瓩，南京機器已燬，此為陳濟棠所手訂之英國貨，貨到陳倒，貨存香港無人問，效取出安裝，但毫不接頭，劉振清負責，叫苦連天。

七時赴省教育會年會宴，地方不整，而雨雪甚冷，屋內有火盆無濟於事。飯時，徐佩璜報告選舉結果，新會長爲陳立夫先生副會長爲沈怡先生大家鼓掌歡呼。飯食不佳，九時許與何元良同出到華山餐室吃咖啡點心後到何元良家承何太太備水洗腳後吃阿司匹靈兩粒而睡。次早返山休息。此爲第二次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矣，較一九二九年在南京參加時尤加吃力，蓋交通不便全靠步行，而熟人多；接應不暇。

滇緬路上歷經艱險

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閉幕，余往見曾養甫次長告以幫辦及技監要我主持昆明兩路聯合機廠事，曾甚表同意，我又到滇緬路局看杜鎮遠局長，正談論間，張海平、王節堯兩位進來謂後日去滇緬公路視察，先到祥雲後到仰光，邀余同去，余以機會難得，即首肯同去，彼等約定派車到溫泉來接。余即回山準備。次日下午忽有人持張海平、錢昌淦片來約余下山，余即到新生咖啡館相晤，原來昆明有警報，他們係逃警報而來，吃咖啡閒談後約定後日同去仰光，十二月卅日晨七時即與早餐後下山，十時張海平偕徐恩曾等，隨即登車西行過安寧城，祿祿達羊老哨遇嚴伯和姨兄，彼在此長材料廠，略一握手再行，過此即下直坡約十餘盤到底即爲祿豐壩子（在雲南旅行，走一段山路後就有一大片平地，田疇縱橫，水道貫通，魚米充裕之農村處處，雲南人稱爲壩子）。車站距昆明一百公里，行支路三公里到祿豐城，城小，原極污穢。滇緬路局移來後，上下合作做清潔運動，較以前已整潔甚多云。路局辦公

處設文廟內，甚高大寬敞，家眷住民房亦修理整潔，城內居民共約二千人，全縣不足一萬人。鐵路招待所昨夜趕工完成，即在此吃飯，飯菜極豐富可口，係杜局長廚子陳亦貴所做甚佳，飯後與滇緬各處長譚岳泉、顧啟文、徐相等晤談，下午三時會養甫召集全體員工訓話。話後我看到幾位機械工程師歐陽復、丁而盛及其他職員如程家鰲、劉善之等，程蘇州人爲顧啟文之妻兄。晚在招待所吃飯亦在招待所宿，約明晨九時啟程西行。此時會計處長田定庵及運輸處長曾世榮仍在昆明辦公。

看到揚州八中同班同學高超（孟起）彼當時仍爲杜局長秘書，我告訴他：「家母將於陰曆十二月廿五日過七十歲，請你做篇壽序并預備請帖請諸位老友到曹溪寺山上吃麵。」彼允即代辦。先母係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庚午生屬馬，那年六十九歲足，但依俗例算七十歲，預備到時請些親朋來聚聚，讓老太太高興高興。

次日晨十時方由祿豐城啟程西行，經過一個地方，叫一平浪是產鹽的地區，這地方有鹽井，鹽水取出來在鐵鍋裏燒成鹽巴，用卡車及騾馬人力運往昆明各地，我們在昆明街上看見馱鹽巴的伕子，背上馱着鹽巴，右手拄著拐杖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走的就由這兒去的。沿途有山有水，風景甚佳，車沿山路或上或下，到級三坡爲山頂，然後下山到楚雄，是一個大壩子，有旅館有飯店，我們車過未停，又走過一個壩子叫鎮南。過此，則漸漸上坡，坡道甚陡，公路係在山邊斫石而成，一邊高山一邊深谷，路面不寬，兩卡車通過正好讓行，彎道急而且多，靠山邊走的車尙算穩妥，靠谷邊走的車時會出險，沿路見有四輪朝天之卡車在谷下山坡中。我們小車甚易盤旋，余偶一外望，山邊松林茂密，下面

谷底在幾千呎下我不敢下望，每每閉目凝神自數呼吸，數到一二百後開目一看，仍舊在山坡邊走，恨不得早早穿過可早到一壩子，結果到了天子廟坡，是一個山頂海拔二六〇〇公尺，比昆明一九〇〇高七〇〇公尺，停車一望真奇觀也，四圍許多山頂都向我朝拜，每個山都是茂林密集，一碧無際，山風吹來，松濤澎湃聲四起，全身飄飄然，呼吸費力。下山不久到雲南驛及清華洞平地。清華洞有材料廠距祥雲縣不遠，我們稍息進食即西行趕到下關休息。一日共行約三百公里（二百英里）費八小時，蓋路險行緩，每小時祇走二十餘英里。

下關大理深入榛莽

下關爲滇緬路一大鎮過河即大理，此鎮爲東西南北之通道，滇東滇西貨物在此交換，而蒙古西藏之皮毛山貨亦在此易雲南之農產物及茶葉，街市甚繁盛，我們住下關招待所，下車後即盥洗進餐休息，當日爲陽曆一九四〇年元旦，街上并無舉動。我們議定在下關停一天，看看大理。次日天晴，車行過洱河橋即到大理，車沿公路行，左邊有一排高山爲大理城屏蔽爲點蒼山，右邊有一大湖，叫洱海，這湖不像濟南大明湖南京後湖也不像杭州西湖，牠們都淺小比不上牠的汪洋浩瀚，像江蘇之太湖，湖南之洞庭湖，而水平如鏡，海拔在一六〇〇公尺以上，係高山上的大湖，在中國爲第一，所以不稱牠爲湖而稱海。南北長約百里東西寬約一二十里，湖邊東望，湖那邊有農村點點港汊甚多，有渡船來往，頗有江南風味。點蒼山如筆架，共有十八峯，亦即有十八溪，溪水下流如匹練皆東流入洱海，峯上

積雪，在日光下光芒四射，在此山明水靜中間就是大理。沿海一帶屋宇整齊樹木扶疏而各色草花有仍開放者，時氣候并不寒冷正如下江之早春，同仁徜徉山水間樂而忘返。人說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即下關的風，上關的花，點蒼山的雪，洱海的月，我們沒有看見上關的花及洱海的月，但可以想像爲不虛，當日不知下關之風爲何物，夜間忽聞風吼聲震屋宇旅客惶恐。考大理爲唐朝南詔國首都，宋有大理國，元始收爲雲南大理府。有宮室建築，我們到時，武漢某教會大學設校址於此，師生甚多。此中有一學生叫潘紹華，廣東人，十五年後他做了香港聖馬可學校校長，我在他手下做數理教員。此地出大理石名聞中外。

次日九時啟程，下午五時趕到保山住宿，只行一百五十公里，而經過大雪山、怒江、怒山諸險地；再次日只行二百公里到芒市宿，中經怒江及高黎貢山諸險。效略述經過。

自下關啟程始沿洱海走都是下坡道，我們的車先沿河左邊，山右邊走，就是沿公路邊緣走，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險。此地須過天生橋，據說這是諸葛武侯擒孟獲處，諸葛在這一帶區域留名到處有他的廟宇甚多，大概孟獲的一族甚大，向南有許多地方用孟字或猛字起頭的，如猛戛、猛卯、孟定等，過了天生橋，車依山邊走，大家覺得平易一點。過了漾濞壩子車子又上山到山頂的地方叫楊梅嶺，此爲大雪山脈滇緬公路上高頂之一，過此約州公里到勝備橋，橋的海拔爲一六〇〇公尺比楊梅嶺低八百公尺約合二四〇〇呎。過了橋又上山，在橋上看見兩邊山上的公路蜿蜒曲折像一條帶子繞在山邊上，除此一條黃黑線，其餘都是碧綠。勝備河的水也是碧綠的，據司機說這些水都是有毒的不能喝，

原來腐植物腐屍經雨水沖入河中，幾百哩蓄積起來都變成毒水，汽車盤旋上山，走了一兩個鐘頭纔到山頂，比勝備橋高三〇〇呎；此為大雪山脈。過去就到永平壩子，休息了一下，壩子上人多砍樹為燃料，四圍的山都是黃的荒山，迺此就要走下大雪山的長長坡道，看看怒江在山脚下平平靜靜，就着看隔江怒山高入雲霄，有許多車子像螞蟻在山頂公路上爬，我心裡想，過一會兒，我們就要走到那邊山頂上去，有些不相信。車子速度減低慢慢向下放，放到橋邊，原來是座大鐵索橋，橋身甚寬，車子過時看下面河水奔騰并不平靜。過了橋就上怒山山脈，越上越高，回頭看，功果橋就像洋火棒子一樣細，這瀾滄江甚長下流入安南境內就是湄公河到西貢西南入海。自功果橋至保山約一百公里，公路仍須上上下下，不過沒有瀾滄江兩岸那麼險峻。到保山後大家都身心兩疲，急須休息，預備養好精神再闖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路。

經保山入緬甸之路

保山係滇西一大重鎮，由此到緬甸有三條路：一條一直向西經過騰衝去緬甸之密支那，此為以往通緬之大道，因為密支那到仰光有直通鐵路；一條向西南就是現在的滇緬公路所經之地，到雲南邊境之畹町，由畹町又分為兩路，一路通緬甸之八莫，據說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所謂「不毛」就是「八莫」云。不過八莫沒有鐵路。如由畹町向南走，就可通臘戍，那是緬甸鐵路的一站。滇緬鐵路就想與緬甸鐵路在臘戍接通。所以保山是怒山山脊上一個交通樞紐。這壩子甚大人口衆多，市

塵輻輳商業繁盛。我們住一夜後又上車向西南行。

這次要過怒江上的一個惠通橋，一邊怒山，一邊高黎貢山。形勢險要，我們要求司機在山邊上看見惠通橋時停一下，看看形勢，車停了，我們下車一看，真見所未見之奇景，兩邊高山皆茂林密樹，高皆在數千呎上，兩邊山勢接近江邊時，江身返照日光，就像一枝鉛筆直臥在那兒，上邊那座橋渺小得比火柴還小。我們自己在這天地間，就縮成蚊蟲一樣，實在不足與天地比擬。我們想像日本飛機要來炸這座橋的工作，我們都以爲目標太細，而兩邊山勢甚近，飛機不能太往下飛，大有不可能之勢，後來日本人飛機來炸過幾次都沒有炸中。怒江下流，流入緬甸就稱爲薩爾溫江，在緬甸之馬達班灣入海。我們坐回車子，讓車子慢慢往下開，聽見耳鼓在作怪，過橋後又慢慢上山，回看山河，不敢直視，祇好仍閉着眼睛聽天由命，晚到芒市過宿。

芒市居民全爲白夷，有土司管理，我們住招待所晚間會去土司府拜望方土司，承招待飲茶，居室佈置與漢人不相上下，他有一輛汽車，他說，已有了好多年。當日沒有公路通緬甸，但他自己的壩子上有十幾公里的公路。他買了這汽車，在臘戍拆散了，一件一件由老百姓用牛車搬上來，請工人來裝好了就在壩子上開着玩。在路上看見白夷女人在田裏種田，她們都是白上裝黑裙或黑褲，膚色白哲而細膩紅潤有光彩，赤腳在泥土中挑担挖土，體態甚爲姣媿。她們對於漢人并不拒絕；不過漢人怕她們放盪，有死於非命的可能！晚間宿招待所，第二天早晨吃咖啡點心後上路。

由芒市西行約五十公里到遮放，又一個土司地方；再走三四十公里就到邊境畹町。在畹町西邊不

遠有地名壘允，據說中國有飛機裝配所在那兒，交大同學航空專家會桐在那兒服務。我們未去拜望他。我們由此南行去緬甸之臘戍，當晚就乘火車去仰光，後天早晨到達，共行三十六小時。沿途風景就像京滬路一樣，青山綠水，阡陌連雲，真富庶之區，到仰光後隨即入旅館梳洗吃飯睡覺，抗戰了四年，我們與西洋文明絕了緣，此次又與接觸，不免起了貪戀之心，覺得什麼都是好的，咖啡、白糖、牛奶粉、襪子、襯衫、內衣褲等等，極尋常衣物就覺得非買不可，而且非買多不可，否則不夠送人；於是三五個人就到處搜買這種不是稀有之物，出來時每人祇帶一個小皮包，帶些梳洗之件，這一買就非買大小箱子不可，仰光海邊碼頭貨船排列着卸貨，火車在碼頭上裝貨都是些中國軍火及卡車之類，伊拉瓦底江上大帆船也在裝貨北運，碼頭上工人蟻集，機器聲隆隆不絕，蓋皆為中國戰場服務者，我們留住兩日即乘火車回臘戍，現在纔細看臘戍是一個新起的芳草棚新城，到處泥街，印度人、緬甸人、中國人、白夷人互相幫忙工作，飯店旅舍咖啡館一切皆係戰時設備。新舊卡車，空的實的，裝的卸的，忙亂得一塌糊塗。夜色光臨又變成一個淫賭世界，處處有打氣燈照明，處處有急迫音樂聲震耳。一樣的血汗精神白天裏為工作而奮鬥，夜晚裏為娛樂而迷糊。我們當日下午趕到芒市宿，以後每日早行晚宿，四天趕回祿豐，來去不足兩禮拜，誠壯遊也。

滿載而歸家遭大故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舊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自祿豐乘車回曹溪寺，帶了許多日用品

以爲滿載而歸一定皆大歡喜，殊不知家中出了大事，大女擲英爲瘋狗咬了，正在昆明住在內姪王業昇家，每日入醫院打瘋狗針云。據稱有一天補習女先生帶了一大批孩子到鄉下散步，遇見了幾條野狗，大家走路都有戒心，不敢驚動，偏偏擲英女緊張奔赴老師處求庇護，有一條大狗就直竄上來咬在她左腿脛上，三個眼六個洞，血流滿鞋袴，當時全體哭聲四震寺中大人趕出，狗已不知去向。經程孝剛與家人商議，準次日由熊松生先生送昆明醫院打針，并找到王業昇家商量住在他家云云。同時又出了一件事，卽家中男女僕均已辭事去昆明，此事我未去仰光時就有些端倪，原來我們的傭人都是吳樹基一家，到昆明後祇剩吳與其妻姊小張媽在做，事情忙碌時，大家勤於工作倒也罷了；住到曹溪寺後身心兩安，他們倆又是自家人不免有忍耐不住的事件發生，後來小張媽有喜，不得不去昆明打胎，去了就住下來，吳也常常去看她，自然更發生較密的關係，女的不願回來，男的因與老太太有緣，捨不得老太太，故仍回山工作。正在此時，抗戰加緊，到處造飛機場，有些土木工程師正在得意之時，公私方面都有的是錢，就是找不到好廚師，他們都知道我有一個老太太訓練出來的好廚子，做得一手好揚州菜，大家都要挖他去，而我此時又隱僻在山上，應酬甚少，用不着好廚子，於是出高價引他，他就有些動心，問計於我，我自然讓他去闖世界，這樣他就當我不在家時在老太太面前求情讓他走，他并薦舉仙女鎮人劉慶邦填空，老太太也知道劉還兼點親戚關係，就答應他讓他走了。此後就是劉慶邦在家做飯打粗，另外找了一位雲南女工服侍老太太，倒也安然無事，後來知道吳張兩位到南寧飛機場工程處做事，甚爲得意，勝利後就留住西南未回南京。

那時纔陰曆十二月初距離老太太生日（廿五日）尚有些時，很可以做些準備工作，我先到昆明王家看看女兒，我心裏很煩很急，見了她時，她反而玩得高興得很，就像沒有被狗咬一樣，當時就托了王業昇及他的夫人姜展衣代爲照料，打完了一套廿一針後，如情形良好就請他們送她回山。同時我到滇緬路局昆明辦事處找到高孟起問老太太過生日事，他一切代爲辦理妥當，就是正日中午吃麵事也代找了廚子臨時上山辦理；晚上辦了四桌菜恐怕有人不即回昆明，要住在山上，就請他們吃晚飯又借了不少的茶杯飯碗筷子之類，並預備了晚上睡覺的辦法。

壽燭方燒慈母見背

事前我們將向東的飯堂改爲壽堂，許多朋友們送來的壽幛就掛起來，佈置得金紅耀目，老太太站在壽堂上看看甚爲滿意，攙着孫子孫女兒同兩位姨姪嚴伯和及劉昌餘談得很有勁。正日那一天是星期五，天氣明朗，十點鐘就開始有客來拜壽，中午以後人更來得多，沈昌局長，薩技監、杜局長及兩路處長都到了，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吃完了麵下山到溫泉洗澡後回昆明，有幾位留在後面的有同學汪德侃（師陶）夫婦，溫晝楣夫婦、何元良夫婦、吳次風、黃湘濤、白世榮、徐相等，大家打牌的打牌，遊覽的遊覽，大家都要向老太太週旋周旋。老太太也笑瞇瞇地同他們講話講累了，就扶着大孫女兒（她的狗咬傷痕已好）回房由兩位姨姪輪流燒烟請她吃，她同他們就談之不休，我怕她累壞了，請她早些睡覺，第二天客人漸散，老太太覺得有些累，就在自己房裏休息沒有出來，我去看她，覺得她頭部有

點熱度便請她多喝茶、多喝湯水，我問她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她說：「就是渾身沒得力氣！」就請兩位姨姪陪她躺在床上抽烟休息，晚上一晚就睡了。

臘月廿七日一早劉昌餘來打我們的臥房門，我起來問什麼事，他說：「我剛才去看老太太沒有氣了！」一聽大驚，隨即下樓去看，摸摸手臉都已冰冷，呼吸停止了！雲南女傭報告說：「昨夜老太太下床來小便還是好好的！」倒是無疾而終，老人家沒有吃苦，就這樣睡着過去了！我就怪自己沒有時候得好，沒有讓她多過幾年，自然愴地呼天哭了一大頓，隨即由兩位姨兄及高孟起帶着多人將壽堂改裝爲靈堂，並叫本寺和尚先來唸些超度的經咒，願毅成工程師拉我進靈堂給我一本金剛經，他自己也有一本，叫我同他坐在一起跟他念一遍金剛經。

喪葬之事煞費周章

當前最大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到那裏買那一種棺材，第二個是葬在什麼地方。我當時對高孟起說：「你代我主持這樁大事，不必惜錢，我有多少花多少，錢不夠，我去借，非得盡我的心與力不可」。他說：「我們同事中有一個姓楊的，他的父親是駐俄大使楊杰，他說他家裏有一副楠木棺材材料，擬讓給老太太用！」我說：「好極了，他要多少錢給多少錢！」第二天木材送到，當由木工製成棺柩，我細看這木材，淡黃色，紋理細密，均勻堅硬，香氣文靜；又因多年置室內乾燥甚，誠爲嘉品。老太太生吸雲南土，死睡楠木棺，真福人也。入殮後即擱置飯廳中間，余夜間在靈柩旁地板上抱被陪

靈，每日供奉，每七照家鄉規矩，請和尚念經，六七開弔準備開弔後出殯，葬後我返房睡。第二個是葬地問題，閒下來我在寺間看看，好在四周都是荒地，又是寺產，我看了一塊地，甚高爽，而且背後有小山，面前有一條螳螂川自南而來，到面前向東流里許再向北去。高先生找到一位懂得風水的雲南工程師來代為看看。他看完後對我說：「這塊地好極了，老太太真有福，你看這條螳螂川遠自滇池而來，將昆明池一大團生氣，源源毓集而來，在面前盤旋甚久，然後北流，一團生氣就聚集在墳前，而且螳螂川入金沙江後，再入揚子江，源遠流長，老太太子孫發達，你老先生前途無量，我包你在老太太下葬後不到一年你就要奉派出洋做大事，恭喜恭喜！」姑妄聽之。老太太從此就睡在鍾靈毓秀之地，我們子孫幾十年來未能親去掃墓；本擬在抗日勝利後移靈葬家鄉祖墳也不能兌現了，讓老太太孤魂留在異域，寫來不免淚涔涔下！

翠湖阮堤西山華亭

自仰光歸來後，老太太逝世之先，我夫婦曾與程孝剛夫婦應何元良伉儷之約，作城內翠湖城外西山之遊，到回家後方知有汪德侃夫婦。汪爲我交大同班，六人中畢業後見面之惟一班友，相見更歡，何借到大汽車一輛，連司機九人先到城北之翠湖，湖面不大，但佈置甚好，有唐堤阮堤交叉成十字形，阮堤爲阮文達公（元）督滇時所造，唐堤爲唐繼堯氏督滇時所造；兩堤植柳與湖中殘荷相映於日光下亦別有情趣，堤邊皆有石凳供遊人休息。翠湖公園中有綠楊村茶社，遊客滿座，又有蓮華禪院，梵

宇幽靜有放生池，碧水清晰，大家閒步一週，并在柳陰夾道之石凳上坐，移時即乘車去西山，途中見滇池廣袤幾十里幾不見邊，到大觀樓下車，樓凡三層，登樓一望，則湖光山色盡收眼底真大觀也。正廳有孫髯公長聯，上下聯各九十字，遊者多抄存，報章雜誌亦常登載，余愛其末句曰：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祇贏得幾杵疎鐘，半江燈火，兩行秋雁，一片清霜；說明了全湖風景四時變化，下樓再登車去西山脚下，然後步行上山，山壁立昆明湖之西岸，高入雲霄，先經華亭寺觀音閣、千步崖、飛仙閣等勝境，有茶社，同人走累就坐而飲茶休息，看山下滇池四周，農村三五，昆明街市，遠在烟霧中。再上則爲石洞，係在山邊斷成山洞，沿湖則開鑿成石窗石柱，遊人倚窗遠眺，清風習習，心曠神怡，再上達龍門，出龍門達老君殿太祖閣等皆鑿石而成，下望滇池小舟來往遠樹網緼，杭州西湖不能與之比擬矣。興闌下山再登車返何宅，何太太又鬧着打牌，汪氏夫婦先辭歸，我等又住宿一宵，晚膳又吃鷄宗菌及汽鍋鷄。鷄宗菌爲雲南特產菌類，炒時用大蒜頭汁佐之，味極鮮濃；汽鍋亦爲雲南特產係一種蒸鍋，密不通風，藉蒸汽之高壓高溫而調味，湯醇、鷄嫩此鍋已由雲南通行於下江及美國矣。

單幫賺錢翻車可怕

老太太逝世後安葬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葬後不數日，內人將近臨盆，由滇緬鐵路社長派車接往祿豐鐵路醫院候產，我請姨兄劉善之照應并派長女擲英（時已十一歲）陪住。三月廿四日晚九

時次子傅正生，係鐵路醫生張思曾陳天麟接生，大小平安，住十日即送回曹溪寺，據說醫院中病人甚多，大半係公路翻車、撞車死亡或受傷者，天天有死人事，家屬哭聲震天，慘不忍聞，當時滇緬公路運輸一天比一天加忙，卡車往來多，卡車司機爲當日最時髦最有聲望之人，身邊鈔票多女人多。他們的薪水并不太高，但出去帶烟土，進來帶洋貨，利市十倍，又有走單幫者多爲女人，她們一個人隨着卡車到臘戍再回昆明，一來一去可賺許多錢。一不慎則或受傷或死亡，最慘者有一鐵路醫生自浙贛金華車段升級派來滇緬服務，千辛萬苦，步行越嶺再渡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去仰光到臘戍，在滇緬公路上翻車死亡，家屬未死，到祿豐醫院收屍哭得死去活來！當時浙贛路金華段成一個無人管之區域，日本人未來，中國軍隊已走，倒還可以苦撐，可憐這醫生抱着莫大希望到後方，竟在後方慘死哀哉！太太與小孩回家不久，杜局長忽來山遊覽，約程孝剛與我到山下新生咖啡館吃飯。飯間他說：「抗戰吃緊運輸維艱，上峯急需滇緬路趕工完成；而機務無人負責，急須陳兄回路，請程兄放行！」程表示決不強留；杜走後我與程商討，咸以爲山中無要事，山下既有需要自然下山爲宜，決定加入滇緬負機務責任，隨即有人來接洽搬家事宜，并決定我先去，四月中搬家。

住定之後忙於機務

我去到祿豐他們就帶我去看已找定的住房，此房在城之西南隅，爲新造樓房，三間正房無廂房，我們住樓下三間；樓上三間係溫葺楣夫婦住，老朋友又住在一起好極了。房東的名叫徐寶山與我們揚

州被古董箱子炸死的軍閥徐老虎同名。我都叫房東爲徐老虎，他的房子是中國太古式，四周的牆是版築式。先用版圍成空牆椽，然後就挑土傾入加水用石錘錘實卽成，屋頂是木椽與瓦，可以避風雨；有地板有玻璃窗，鄉下洋房也。惟室外黃土，地板皆因走路變黃，住久後連窗帘被帳都成黃色，洗也洗不清，無飛機之騷擾，無卡車之來往，亦可清靜度日，可是大蛇甚多，有時帳頂上盤了一條蛇；大門後盤了一條蛇，幸而牠們不傷人也還怕人，一見人就急穿而去。家眷到祿豐後有兩件事是山上沒有的；第一有醫院，院內有幾個護士都與我家太太小孩子好，得了不少幫助；第二有學校，大的小孩子可以有正式的學校讀書。我又可以安心推動機務。

公事上第一件事是忙組織。「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就派丁而盛爲工事課課長，歐陽復暫代文書課長，徐應彥到後就派徐爲課長，歐陽復爲工務員，當前大事就是忙狹軌（軌距一公尺）機車規範及總機廠設計。我這時就想到老同學茅以新，他自離開浙贛後就失去聯絡，有的說他自己開了一個機器廠修理汽車代售汽油，又有的說他在粵漢鐵路服務。但到勝利後仍未有他的消息，四十年來始終沒有他的消息。

滇緬鐵路材料處事務先由溫韋楣包辦，他的學業有限，手下又沒有能人。到了滇緬奉命趕工時仍找不着人，杜局長叫我兼，我始終對材料事是「敬鬼神而遠之」因爲這其中黑幕太多，靠牠太近了，恐怕「不吃魚，惹着一身腥！」杜局長則走投無路又用他那套老手法來央告。沒有辦法就兼上了；第一件事先把牠組織起來，有三件事要辦；第一、運輸；第二、倉庫；第三、管理連收集各種規範書在

內。我請同學崇明人孫瑞璋爲總務課長，其人學驗均優，目光銳利，口才清晰，而操守可靠。找溫章楣駕輕就熟，幹倉庫辦理收發存各項事務。又找了一位杜局長親信韓志信做運輸課長，北方人憨直可靠，交他一件事他拼命辦到。

踏勘路線深入山林

那時局中大事就是決定路線問題，原擬沿公路走，運材料易，員工走動食宿均易，但路線過祥雲後有三條河都在兩大高山之間：第一條勝備河在大雪山雪盤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廿一公里，海拔相差七六一公尺，要三·六%坡道，而本路標準最高不得過三%。第二條，瀾滄江上功果橋在雪盤山怒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相距廿二·一公里，海拔相差一、〇七五公尺，要四·八%坡道。第三條怒江（薩爾溫江）上惠通橋，在怒山高黎貢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相距廿六·七公里，海拔相差一二八八公尺，也需四·八%坡道，工程上都不能辦到。所以滇緬鐵路東段自昆明至祥雲之清華洞一段四一〇公里無問題，自清華洞以西須另勘定路線。研究結果以爲祥雲南去山勢較緩可直達臘戍而路線較短。乃擬定自祥雲向南經彌渡、南潤、公郎，達神舟渡架橋過瀾滄江經猛郎而達雲縣。自雲縣向西經猛勇孟定達中國邊境薩爾溫江東岸之滾弄。但此線沿路情形非踏勘不可，秋間杜局長率領譚岳泉、王節堯，我及其他少數人員先乘汽車自祿豐出發到祥雲住宿。次日車到彌渡察看，覺壩子甚大，山水清秀，樹木幽深，杜局長以爲此地可爲本路總局所在地，可以指揮東西兩段。以後就在此地造了許多員工住

宅，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房爲局長、處長住宅，乙種爲課長住宅等而下之，每住宅皆供應水電并備有家具，甚可作長期抗戰之生活，此是後話。當日車行到神舟渡，車子渡瀾滄江而達雲縣住。

雲縣過去三四十公里即無路可走，行人須騎馬或步行。事前在雲縣找嚮導雇騾馬及挑夫，并帶一醫生同行。醫生切囑此後爲蚊瘡區每人每頓必吞金雞納霜兩粒，夜間非用帳子不可，蓋已入蠻荒不能不作準備。我這鄉下人第一次騎馬，有些害怕，由馬伏牽馬前進，漸漸騎慣了，馬伏即在後邊隨行。初在壩子邊上走，樹木參天，都是柚木、紅木海梅等硬木，有些樹被齊根鋸斷，其對徑有三五呎長，質密色紅黃有香味，問馬伏，此木何用，答稱：「生火用」，這樣好好的木材用作生火真可惜，但無法運出祇好就地派用場。除大樹外則爲大叢竹，竹徑尺餘，都聚簇而生，一叢竹幾十棵，彼此緊抱而高入樹頂爭取陽光，問竹子何用，答稱：「造房子！」我聽了奇怪，木頭生火，竹子造房子，真反其道而行了。俄走入樹林，景象大異，密林中不見天日，偶有光自樹頂高處射到地上，其光線細直，就像物理實驗室中光學儀器在暗室所射之光線一樣，樹葉竹葉滿堆地上，有尺許深。蒸氣四溢，而茅草高與馬背齊，地面潮濕，呼吸之氣味不正常。馬伏時亦騎騾相隨，忽見一物如木杆直立馬前而左右搖動，馬伏大喊：「有蛇！有蛇！」同時他用手杖打趕，把蛇趕走。無路形，隨嚮導魚貫走，不知走多少時，我祇定神禱告，快些出林吧。大約走了兩小時許出了林是一條河，河水渾濁，嚮導警告勿吃！無橋無船，大家騎馬過，幸河水不深不寬，大家過河不久，又到一森林，仍是一個原始林，柚木紅木大竹子互相擁擠着爭生存，樹上有鳥叫，樹下有密草中有蛇，日光所照處見蒸汽上升如霧，馬伏指

稱此即瘴氣，大概腐植物腐動物屍體所蒸發之臭氣滿佈林間，自生毒疫稱之爲瘴不爲過，向晚出林到一小壩子，有空房，我們都下馬候命，見一片平地，四圍皆森林。中間有一所草房，房屋係竹子所造，一層樓，樓下有牛馬豬及雞，樓上住房。樓的柱子橫樑完全係大竹子做的，樓上四圍的牆，完全係竹篾子編的；屋頂先用一層竹編蓆子蓋住，上邊鋪一層厚的茅草。一會兒主人下梯來迎接，不懂話，由嚮導翻譯。他說前幾天有人接洽知道我們來了，歡迎歡迎。我們依次爬上竹製的梯子，到頂上先有一個涼台，可坐在外面乘涼，進門後一大間，用竹篾所編蓆子隔成兩間，外間竹凳竹桌，無一而非竹，內間爲臥室大小老幼都擠入一間。坐下後泡茶敬客，我所急待要辦的是洗面洗手，俄而有人以盆貯水來，我得大洗一番方覺舒適。主人說此地蚊蟲多，房子造得高蚊蟲飛不上來，日光過去後漸涼，主人燒紅木取暖，我心裏想「下江誰有我們濶用海梅紅木燒壁爐！」晚飯是烤鷄烤牛羊肉，大有吃西餐之雅。夜間各人以軍毯假睡竹製地板上，看月光自牆角下篩入，聽牆外虫聲唧唧，夜貓聲呱呱，五體力竭，不久即入甜蜜之夢鄉！次日起身騎馬上路，過了幾個原始森林，馬行渡了一條小河，但沒有看見像在公路上那些大山大谷，如此者走了三天兩宿到了滾弄，過界到緬甸有公路改乘汽車到臘戍住旅舍，次日乘火車到仰光享受幾天，再乘火車到臘戍，并坐汽車沿滇緬公路回，此行路上卡車來往甚多，較上次運輸加緊矣。

無聊閒話人多嘴雜

回到祿豐休息幾天，方能照常辦事。這時鐵路工程方面除在昆明附近有小規模的土方工作外，祇有電訊方面加緊工作，電訊以有線電話爲主。先要將昆明祿豐祥雲間電話接通，負責此工作者爲袁鳳祥君，此人年輕力壯有幹才，前在浙贛負責電話工作即頗著成績，此次西來自然駕輕就熟，大家器重，其家眷與我家爲鄰居，可以「隔鄰呼取盡餘盃。」夫人嬌小有姿色，好修飾，行止端正有兩小孩。一家團聚安樂。但自孫瑞璋來爲課長後，夫婦兩人舉止即有異樣，後來夫人向內人閒談。謂孫與袁本爲通州同鄉，袁父曾在孫家做廚師，此次孫來後到處告人謂袁係他家僕從，在前清時「一經爲僕，永遠不能抬頭！」孫尙有此意，袁亦有此等下意識，甚不樂。內人曾勸袁太太勿以此介懷，此時此地無人以此等事衡量人之人格地位者。一時攔起也就罷了。孫好多言，不但對袁如此，對他人亦常持優越感，余雖爲其上司，然亦不能以此等事告誡，但他因此得罪人不少。有一天噩耗傳來謂材料處運輸課長韓志信在滇緬公路上翻車身亡，大家哀悼，杜局長人情味甚足，將喪事辦完後即派韓太太爲材料處職員以資生活，運輸繁忙時運輸課長不能一日缺人，我就派孫瑞璋兼職，我想此人負此責任必游刃有餘。跑兩次仰光回來十分滿意，以後自然照樣去督運。

跑仰光的朋友，回來都要買點日用品，成爲慣例；始則不過作爲日用或送人；繼則有人動了腦筋，做起買賣來；有些帶海參魚翅，有些帶洋釘、門鉸鏈、肥皂、洋燭等等出賣營利，愈鬧愈不成樣，當局乃採嚴禁政策，先抓到幾位小人物，罰款、關幾天、開除，有一天傳說孫瑞璋帶私貨，我找他來問，他說祇帶了些日常用品，沒有出賣，也就罷了。誰知道他在外面大放厥辭說：「我沒有帶私

貨，局長、處長所帶魚翅、海參、洋釘、雜貨呢，要辦先辦他們！」隨便瞎說以爲風頭，誰知得罪了人，一聲命令，孫瑞璋入獄了！好容易找出多少人說情，纔將他撤職了事。聰明人多言嫁禍！勝利後在上海街上看見過他一次，戴着黑眼鏡，同我拉手問好，無言而退！我的機務處平易安靜兼了一個材料處就有這許多文章。一九四〇年平平凡凡過去，一九四一年照舊如此，這一年戰事處處我佔上風，譬如長沙大捷，收復南寧，一九三九年日機大炸重慶，表示黔驢之技已窮，河南方面日軍退守信陽，江西方面，日軍遭國軍游擊損失甚重；山西方面國軍繞入日軍後路，敵倉惶潰退，敵軍已到強弩之末，戰場展開太大，敵軍不夠分配，大有不能支持之勢。

忽接命令前往華府

四月間一個晚上，杜局長忽來電話說：「重慶交通部剛才來電話叫我帶本路機務處長及材料處長赴美辦理租借法案中滇緬鐵路器材事宜，本路機務處長材料處長都是你。你就同我去華盛頓一趟！你早早準備，我們即日去重慶飛香港再飛華府。」我當時得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口令，驚喜各半，第二天到局長室商量辦法。決定後日飛重慶，去華府以三個月爲期，出國期間薪水照付，留作家用，在國外費用實報實銷。這突如其來的事，旁人所馨香拜禱想離開戰火而不可得者，在我於無意之間得之！在家庭中說，我有五個兒女，留交於毫無辦法之「鄉下太太」，在她看來是晴天霹靂！幸同事朋友甚多，如高孟起、稽備業、劉昌餘、嚴伯和、譚岳泉、田定庵、曾世榮、溫韋楣等皆具人情味者，都會面

託照應，於是乎就這樣隨杜局長飛重慶、飛香港飛渡太平洋、飛抵華府。第一次乘飛機在滇渝空中遇空氣薄層驟下一二千呎，兩手緊抓椅背，渾身直挺而仰首望天，呼主呼佛之窘，直笑煞上帝與神佛，殊不知鄉下人，不飛則已，一飛幾萬哩；出國原說三個月，那知道一去就是四年，如是一動，興起了平生一大變動；以前平凡生活，以此行告一段落。

